

## 宋史鉤沈(下)

林 瑞 翰

### 儂智高之亂

皇祐四年四月，廣源州溪峒蠻酋儂智高反。皇祐五年正月，爲樞密副使狄青所平。

先是儂智高貢方物，求內屬，朝廷拒之。後復貢金函書以請，知邕州陳珙上聞，亦不報。智高因與其黨黃璋、黃師宓、儂建侯、儂建忠等謀入寇，招納亡命，數出敝衣易穀食，給言峒中饑困，部落離散，邕州信其微弱，不爲之備。

皇祐四年四月，儂智高率衆五千沿鬱江東下，破橫山寨。五月，破邕州，殺知州陳珙，僭號仁惠皇帝，國號大南，建元啓曆。引軍順流而東，連克橫州、貴州、鬱州、藤州、梧州、封州、康州。六月，以前屯田員外郎直史館楊畋爲廣南西路體量安撫使提舉經制賊盜，前衛尉卿余靖爲廣南西路安撫使知桂州。畋、靖時皆居父喪，並起復討賊。智高乘勝攻廣州，斷其水源以困之。知州魏瓘預於城中鑿井，作大弩爲守備，由是城得不破，賊勢稍屈。智高圍廣州五十七日，解圍去，由清遠縣濟江，轉攻賀州，不克，擊殺廣南東路都監張忠於白田，執廣南東路鈐轄蔣偕，殺之。楊畋以經制蠻事無功，降知鄂州，以知秦州孫沔爲荆湖南路江南西路安撫使，加廣南東西路安撫使，以余靖提舉廣南東路兵甲經制賊盜事。

是年九月，儂智高破昭州。仁宗以南事爲憂，問宰相龐籍誰可將者。籍薦樞密副使狄青，青亦上表請行，遂改青爲宣徽南院使荆湖北路宣撫使提舉廣南賊盜事，與孫沔、余靖分路進討。或言青武人，不可獨任。帝以問籍，籍曰：「青起行伍，若用文臣副之，必爲所制，而號令不專，不如不遣。」長編卷一七三仁宗從之。

狄青以蠻軍便於乘高履險，步兵力不能抗，願得西邊蕃落騎兵自從。詔鄜延、環慶、涇原路各擇蕃落騎兵曾經戰鬪者各五千騎從青征討。是月，儂智高入賓州，復自賓州入邕州。

皇祐五年正月，狄青合孫沔、余靖之兵自桂州進次賓州。青以張忠、蔣偕皆以輕敵致敗，戒諸將非得令無得妄與賊鬪。廣南西路鈐轄陳曙恐青獨有功，乘青未至，以步卒八千先出擊，與賊戰於崑崙關，曙軍潰。青因晨會諸將，斬曙及其屬校袁用等三十二人，軍中大震。

狄青既誅陳曙，按兵不動，更令調十日糧。賊覘之，謂青未即進軍。青出其不意，

自將大軍進次崑崙關，陣於關外之歸仁鋪。青分軍爲三陣，自將前陣，孫沔將次陣，余靖將後陣。儂智高自率大軍自邕州趨崑崙關，與宋軍戰。宋前陣右將孫節戰死，前陣左將賈逵引軍自山頭而下，直衝賊陣，斷賊陣爲二，前陣先鋒將張玉引軍突出賊前，青自執白旗麾蕃落騎兵張左右翼出賊後交擊。賊大潰，智高復奔邕州，其黨黃師宓、儂建忠、儂智中皆沒於陣。智高夜縱火燒城，率餘衆走大理。青按兵入邕州城，梟師宓等首，凡嘗爲賊俘脅者皆慰遣使歸。智高自起兵作亂，暴殘一方，吏民不勝其毒，至是爲青所平。

當狄青入邕州，得賊尸衣金龍衣。衆以爲智高已死，欲具奏。青曰：「安知非詐耶！寧失智高，不敢誣朝廷以貪功也。」長編卷一七四又智高之亂未平時，交趾聲言欲遣兵五萬來援，余靖上言宜聽交趾會兵討賊，朝廷將從其請。青奏曰：「假兵於外以除內寇，非我利也。以一智高，橫蹂二廣，力不能討，乃假蠻人兵，蠻人貪得忘義，因而啓亂，何以禦之？願罷交趾兵勿用。」長編卷一七三朝廷卒納其策。青之慎恪遠略，皆此類也。

狄青，汾州西河人。寶元中，元昊反，青以騎勇應募爲小校。每臨敵，被髮，帶銅面具，賊當者皆披靡。康定間，尹洙爲陝西經略安撫判官，青見洙，洙與談兵，奇之，薦於經略安撫副使韓琦、范仲淹。琦、仲淹異其才，遇之甚厚。仲淹以春秋左氏傳授青曰：「將不知古今，匹夫勇耳！」青折節讀書，悉通秦漢以來將帥兵術，由是益知名。長編卷一二九累功彰化節度使鄜延經略安撫使知延州。皇祐四年六月，召入爲樞密副使。御史中丞王舉正、左司諫賈黯、御史韓贊言青起兵伍，不宜處在樞府，仁宗不聽。時青面涅猶在，仁宗敕青敷藥除去，青曰：「陛下擢臣以功，不問門地閥閱，臣所以有今日，以面涅耳，願留此以勸軍中。」長編卷一七二嶺南亂，宋軍久戰無功，用宰相龐籍薦，命青節度諸軍討之。嶺南平，改護國節度使、樞密副使，宣徽南院使如故。皇祐五年五月，遷樞密使。青在樞府四年，京師小民聞青驟貴，相與誦詠其材武。青每出入，輒聚觀，至壅路不得行。自嘉祐元年正月至七月，仁宗不豫，青益爲都人所指，翰林學士歐陽修、知制誥劉敞上疏論青不宜久在樞府。八月，罷青樞密使，以護國節度使同平章事判陳州。翌年卒，諡武襄。

世傳狄青出判陳州，意不懌，謂所親曰：「青此行必死。」人問其故，青曰：「陳州出梨，號青沙爛。今去本州，青必爛死。」時人雖笑之，未幾果卒。語本戲謔，適遇其死耳。或云初無此說，好事者爲之。事見周輝清波雜誌卷二。

龐籍字醇之，諡莊敏。舉進士及第，累遷鄜延經略安撫緣邊招討使知延州。慶曆五年，召入爲樞密副使，歷參知政事、樞密使。皇祐三年十月，代文彥博爲相，加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籍初入相，且獨員，而遽爲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前未有也。宋制上相帶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次相帶集賢院大學士。若三相並置則上相帶昭文館大學士，次帶監修國史，又次帶集賢院大學士。五年七月，罷知鄆州。籍曉律令，長於吏事，治民有惠愛。儂智高之亂，籍

薦狄青爲將。青既平嶺南，仁宗欲以青爲樞密使同平章事，籍力諫，謂太祖用慕容延釗平荆湖，曹彬平江南，但加爵邑，賜金帛，不用爲樞密使，青雖有功，方於延釗與彬，不逮遠矣。又云武臣爲樞密使，非有大罪，不可罷也。青起於行伍，驟擢爲樞密副使，中外咸以爲不可。今青立大功，言者方息，若又賞之太過，是復召衆言也，仁宗乃仍以青爲樞密副使。籍之公忠謀國多類此。

## 英宗入立

仁宗既廢郭皇后，冊立曹彬孫女爲皇后，是爲慈聖光獻曹皇后。

仁宗三子，昉、昕、曦，皆宮嬪所生，並早卒。慈聖皇后無子，以宗室子宗實爲嗣，改名曙。嘉祐八年三月，仁宗崩，四月，曙卽位，是爲英宗。

英宗爲濮安懿王允讓第十三子。允讓父商王元份，眞宗之弟也。仁宗初養英宗於宮中，其後遣出還第，問勞賞賜甚盛。至和末，仁宗有疾，宰相文彥博、劉沆、富弼、參知政事王堯臣勸仁宗宜早立嗣，仁宗許之，具稿未進而仁宗疾愈，事遂中輟。長編卷一八二嘉祐元年五月甲申：

左千牛衛大將軍宗實幼養宮中，上及皇后鞠視如子。既出還第，問勞賞賜不絕，諸宗室莫得比。上始得疾，不能視朝，中外憂恐。宰相文彥博、劉沆、富弼勸帝早立嗣，上可之。參知政事王堯臣之弟純臣爲王府官，數與堯臣言宗實之賢。堯臣以告彥博等，彥博等亦知宗實上意所屬，乃定議乞立宗實爲嗣。及具稿，未及進而上疾有瘳，其事中輟。

永樂大典卷一二四二九引長編嘉祐六年十月壬辰：

至和末，上得疾，文彥博、富弼、劉沆與王堯臣勸上早立嗣，上許之。會疾愈，寢其奏。

自嘉祐元年至嘉祐六年，仁宗依違於立嗣事而不能決。名臣如范鎮、歐陽修、司馬光、呂誨、包拯等數上疏請立儲嗣以固國本。嘉祐元年，劉沆罷相，三年，文彥博罷相，韓琦爲相。六年，富弼以母喪罷，曾公亮爲相，歐陽修爲參知政事。琦與修力勸仁宗宜早立嗣，仁宗意乃決。時英宗方居父喪，詔起復爲泰州防禦使，知宗正寺。嘉祐七年，立爲皇子，改名曙。

英宗之立，歐陽修之功居最。長編卷五〇六元符二年二月庚辰曾布謂哲宗曰：

修於英宗定策之際最有功。章惇嘗言，韓琦既以英宗判宗正，有建立之意，然未敢啓口。一日，與修議定，修見仁宗，便言英宗不立爲皇子，則事未定。仁宗熟視修，久之不言，衆爲之戰慄。仁宗徐曰：「當如此。」琦與修遂乞降詔，許之。

。當是時不易出此語，此功不可忘。

然琦爲首相，故功名之會，獨歸於琦。

包拯字希仁，廬州合肥人。舉進士，歷任州縣，入爲三司戶部判官，出爲京東轉運使，徙陝西轉運使，又徙河北轉運使，入爲三司戶部副使，擢天章閣待制，知諫院，加龍圖閣直學士，復出爲河北轉運使，知瀛州。歷知揚、廬、池諸州，徙知江寧府。嘉祐元年十二月，召入權知開封府。三年六月，遷御史中丞。四年三月，權三司使。六年，擢樞密副使。七年，薨，諡孝肅。

拯事父母以孝聞。爲人不苟合，平居無私簡，故人親戚亦皆絕之，人多憚其方嚴，至於閭里童稚婦女，亦知其名，貴戚宦官，爲之斂手。拯知開封，舊制凡訴訟不得徑造庭下，府吏坐門先收狀牒，謂之牌司。拯使徑至庭下自言曲直，吏民不敢欺。京師大水，拯以勢家築園樹多跨惠民河，河故堙塞，遂盡毀去。或有僞增地契步數者，皆審驗劾奏之，於是京師肅然。長編卷一八四

嘉祐三年六月，拯自權知開封府入爲御史中丞，上言宜早建儲。略言萬物皆有根本，而太子者，天下之根本，根本不立，禍孰大焉。仁宗問卿欲誰立？拯曰：「臣乞豫建太子者，爲宗廟萬世計耳，陛下問臣欲誰立，是疑臣也。臣行年六十，且無子，非徼後福者。」仁宗嘉之。長編卷一八七

拯爲臺官，嚴毅不恕，朝列有過，必遭彈擊，故時人言無瑕疵者曰沒包彈。王楙野客叢書卷二十張方平爲三司使，拯攻罷之，宋祁繼爲三司使，拯復攻罷之。嘉祐四年三月，仁宗除拯爲三司使以代祁，拯遂就命。歐陽修時爲翰林學士，因論拯攻二人以爲不可而已取之。所謂蹊田奪牛，不亦甚乎。拯雖家居避命而不終辭。長編卷一八九嘉祐四年三月己未：

臣聞治天下者，在用人知先後而已。用人之法，各有所宜。軍旅之士先材能，朝廷之上先名節。軍旅主成功，惟恐其不趨賞而爭利，其先材能後名節者，亦勢使之然也。朝廷主教化，風俗之厚薄，治道之隆汙，在於用人而教化行於下也。不能家至而諄諄諭之，故常務尊名節之士。知廉恥，修禮讓，不利於苟得，不牽於苟隨，而唯義之所處。白刃之威有所不避，折枝之易有所不爲，而唯義之所守。其立於朝廷，進退舉止，皆可以爲天下法也。其人至難得也，至可重也。爲士者當貴名節以重其身，而君人者亦當全名節以養成善士。伏見陛下近除包拯爲三司使，命下之日，外議誼然，謂朝廷貪拯之材而不爲拯惜名節。然猶冀拯而執節守義，堅讓以避嫌疑，而爲朝廷惜事體。數日之間，遽聞拯已受命，是可惜也，亦可嗟也。拯性好剛，天姿峭直，然素少學問，朝廷事體，或有不思。至如逐其人而代其位，雖初無是心，然見得而不能思義，此皆不足怪。若乃嫌疑之迹，常人皆知可避，而拯豈獨不思哉！昨聞拯在臺日，嘗自至中書詬責宰相，指陳前三司使



張方平過失，怒宰相不早罷之，既而臺中僚屬相繼論列，方平由此罷去，而以宋祁代之。又聞拯亦曾彈奏宋祁過失，自祁命出，臺中僚屬又交章力言，祁亦因此而罷，而拯遂代其位。此所謂蹊田奪牛，豈得無過？而整冠納履，當避嫌疑者也。如拯材能資望，雖別加進用，人豈閒言？其不可爲者，唯三司使爾。非唯自涉嫌疑，其於朝廷，所損不細。夫言人之過似激訐，逐人之位似傾陷，而言事之臣得以自明者，唯無所利於其間爾。而天下之人所以爲信者，亦以其無所利焉。今拯并逐二臣，自居其位，使將來姦佞者得以爲說而惑亂主聽，今後言事者不爲人信而無以自明，是則聖朝用諫之功一旦由拯而壞。夫有所不取之謂廉，有所不爲之謂恥。近臣舉動，人所義法。使拯於此時有所不取而不爲，可以風天下以廉恥之節，而拯取其所不宜取，爲其所不宜爲，豈唯自薄其身，亦以開誘他時言事之臣傾人覬倖，相習而成風，此之爲患豈謂小哉！然拯所恃者，唯以本無心耳，夫心者藏於中而人所不見；迹者示於外而天下所瞻。今拯欲自信其不見之心，而外掩天下之迹，是猶手探其物，口云不欲，雖欲自信，人誰信之？此臣所謂嫌疑，不可不避也。況如拯者，少有孝行，聞於鄉里，晚有直節，著在朝廷，但其學問不深，思慮不熟，而處之乖當，其人亦可惜也。伏望陛下別選材臣爲三司使，而處拯他職，置之京師，使拯得避嫌疑之迹，以解天下之惑，而全拯之名節，不勝幸甚。臣叨塵侍從，職號論思。昔嘗親見朝廷致諫之初甚難，今又復見陛下用諫之效已著，實不欲因拯而壞之者，爲朝廷惜也。」疏奏，拯卽家避命，不許。久之，乃就職。

時人謂拯雖非有意，而修之言亦足以厚士風也。石林燕語卷十

英宗卽位，翌年改元治平。自嘉祐八年四月至治平元年五月，慈聖光獻皇后以皇太后權同處分軍國大事垂簾聽政。先是韓琦與仁宗議以英宗爲泰州防禦使知宗正寺，乞仁宗從內批出，仁宗曰：「此豈可使婦人知之？只中書行可也。」永樂大典引長編嘉祐六年十月壬辰然則英宗之立，非慈聖本意。卽位後憂懼成疾，言語乖錯，觸忤太后，遂成嫌隙。仁宗在位日久，德澤在人，朝臣多向慈聖，議欲廢立，韓琦、歐陽修爲之彌縫而止。長編卷一九八嘉祐八年六月癸巳：

帝初以憂疑得疾，舉措或改常度，其遇宦官尤少恩，左右多不悅者，乃共爲讒間，兩宮遂成隙。太后對輔臣嘗及之，韓琦因出危言感動太后曰：「臣等在外見得官家，內中保護全在太后。若官家失照管，太后亦未安穩。」太后驚曰：「相公是何言？自家更切用心。」琦曰：「太后照管則衆人自然照管矣。」同列爲縮頸流汗。或謂琦曰：「不太過否！」琦曰：「不如此不得。」間有傳帝在禁中過失事，衆頗惑之。琦曰：「豈有殿上不曾錯了一語，而入宮門卽得許多錯，固不信

也。」傳者亦稍息。

卷一九九嘉祐八年十一月：

方帝疾甚時，云爲多乖錯，往往觸忤太后。太后不能堪，左右讒間者或陰有廢立之議。昭陵仁宗陵既復土，韓琦歸自陵下，太后遣一中使持一封文字付琦。琦啓之，則帝所寫歌詞并宮中過失事。琦卽對使者焚毀，令復奏曰：「太后每說官家心神未寧，則言語舉動不中節，何足怪也。」及進對簾前，太后嗚咽流涕具言之。且曰：「老身殆無所容，須相公作主。」琦曰：「此病故耳！病已必不然。子病，母可不容之乎！」太后不懌。歐陽修繼言曰：「太后事仁宗數十年，仁聖之德著於天下。婦人之性鮮不妒忌，昔溫成仁宗寵張美人，既薨，追册皇后，諡溫成驕恣，太后處之裕如，何所不容？今母子之間而反不能忍耶！」太后曰：「得諸君知此善矣。」修曰：「此事何獨臣等知之，中外莫不知也。」太后意稍和。琦等見帝，帝曰：「太后待我無恩。」對曰：「自古聖帝明王不爲少矣，然獨稱舜爲大孝，豈其餘盡不孝也？父母慈愛而子孝，此常事，不足道。惟父母不慈愛而子不失孝，乃可稱耳。政恐陛下事太后未至，父母豈有不慈愛者？」帝大悟，自是亦不復言太后事矣。

二宮不睦，又見於司馬光疏。長編卷一九九嘉祐八年十一月知諫院司馬光上皇太后疏：「臣恭惟仁宗皇帝憂繼嗣之不立，念宗廟之至重，以皇帝仁孝聰明，擇宗室之中，使承大統。不幸踐阼數日，遽嬰疾疹。竊聞鄉日疾勢稍增，舉措言語，不能自擇。左右之人，一一上聞，致殿下以此之故，不能堪忍。兩宮之間，微相猜望，羣心憂駭，不寒而慄。」上英宗皇帝疏：「陛下受仁宗之天下，欲報之德，當奉侍皇太后孝謹，撫諸公主慈愛，勿使姦邪之人有所離間，致兩宮有隙，上貽宗廟之憂，下爲羣生之禍。」又曰：「臣謂陛下宜夙興夜寐，昏定晨省，親奉甘旨，承順顏色，無異于事濮王與夫人之時也。近者道路之言，頗異于是，紛紛藉藉，深可駭愕。」

治平元年五月，慈聖光獻皇太后還政於英宗，於是宰相韓琦、曾公亮等奏請議尊奉濮安懿王典禮，詔須大祥後議之。治平二年四月，詔禮官及待制以上合議。天章閣待制知諫院司馬光立議，以爲：禮，爲人後者爲之子，不敢復顧其私親，濮安懿王於仁宗爲兄，於英宗宜稱皇伯。翰林學士王珪、范鎮、天章閣待制呂公著皆同光議，珪卽以光手稿爲案上之。參知政事歐陽修以爲：禮，爲人後者爲其所後父母服斬衰三年，爲其父母服齊衰期，謂之降服，明服可降，父母之名不可改也；蓋恩莫重於所生，故父母之名不可改，義莫重於所繼，故寧抑而降其服；又漢宣帝、光武皆稱其父爲皇考，珪等議稱皇伯，於禮無據。韓琦、曾公亮主修說，以爲朝士必有迎合執政之意者，奏請下尙書省，集三省、御史臺官議奏，詔從之。而臺諫官御史中丞賈黯、侍御史知雜事呂誨、侍御史范純仁、監察御史裏行資淺者曰裏行呂大防、同知諫院蔡抗等皆主光說。光云漢宣帝承昭帝之後，以孫繼祖，故尊其父爲皇考，於禮無嫌。光武起布衣，誅王莽，名爲中興，實爲創業，雖自立七廟，猶非太過，況但稱皇考，其謙甚矣。若英宗則入繼仁宗以承大業

，如復尊濮王爲皇考，則置仁宗於何地乎！長編卷二五〇治平二年六月甲寅司馬光言：「臣案宣帝承昭帝之後，以孫繼祖，故尊其父爲皇考，而不敢尊其祖爲皇祖者，以其與昭帝昭穆同故也。光武起布衣，誅王莽，親冒矢石以得天下，名爲中興，其實創業，雖自立七廟，猶非太過，況但稱皇考，其謙損甚矣。今陛下親爲仁宗之子，以承大業。傳曰：『國無二君，家無二尊。』若復尊濮王爲皇考，則置仁宗於何地乎！政府前以二帝不加尊號於其祖則可矣，若謂皇考之名亦可施於今日，則事恐不侔。設使仁宗尚御天下，濮王亦萬福，當是之時，命陛下爲皇子，則不知謂濮王爲父爲伯？若先帝在則稱伯，沒則稱父。臣計陛下必不爲此行也。以此言之，濮王當稱皇伯，又何疑矣。」

修雖無以奪光之說，而修云皇伯之稱於禮無據，光亦無以奪之也，故議久不決。然英宗實私修說，於是臺諫與修議不合者皆因濮議相繼罷去。治平二年八月，蔡抗罷同知諫院，九月，賈黯罷御史中丞，十月，司馬光罷知諫院，治平三年正月，侍御史知雜事呂誨、監察御史裏行呂大防並罷臺職，出侍御史范純仁爲安州通判。是月，慈聖皇太后手書尊濮安懿王爲皇，於英宗稱親。

自英宗卽位，初則帝與太后不睦，繼則朝臣因濮議朋分，相互攻訐，故治平之世，政績不彰。

治平四年正月，英宗崩，宰相韓琦輔立神宗。

長編卷二〇八治平三年十二月：「先是帝久服藥，監察御史裏行劉庠奏請立皇子，帝不擇，封其奏。一日，宰相韓琦等間起居退，頴王出寢門，憂形於色，頴琦曰：『如何？』琦曰：『願大王朝夕勿離上左右。』王曰：『此乃人子之職。』琦曰：『非爲此也。』王感悟去。帝自得疾，不能語，凡處分事，皆筆於紙。辛丑，帝疾增劇。輔臣間起居罷，琦復奏曰：『陛下久不視朝，中外憂惶，宜早立皇太子以安衆心。』帝領之。琦請帝親筆指揮，帝乃書曰：『立大王爲皇太子。』琦曰：『必頴王也，煩聖躬更親書之。』帝又批於後曰：『頴王項。』琦卽召內侍高居簡授以御札，命翰林學士草制。學士承旨張方平至榻前稟命。帝憑几出數語，方平不能辨。帝以手指畫几，方平因請進筆書所諭，遂進筆。帝書來日降制立某爲皇太子十字，所書名不甚明。方平又進筆請之，帝再書『頴王』二字，又書『大大王』，方平退而草制。壬子，立皇子頴王項爲皇太子。

是年三月，歐陽修罷參知政事，出知亳州。九月，韓琦罷相，以守司空兼侍中鎮安武勝軍節度使判相州。

歐陽修字永叔，卒諡文忠，吉州廬陵人。舉進士，累官翰林學士。仁宗嘉祐三年，代包拯知開封府。拯以威嚴御下，名震都邑。修承拯威嚴之後，循理爲治，不事風采。嘉祐五年，遷樞密副使。時曾公亮亦爲樞密副使，修與公亮考天下兵數及三邊河北、河東、陝西屯戍多少，地理遠近，更爲圖籍，凡邊防久闕屯戍者必加蒐補。嘉祐六年，拜參知政事，與韓琦同心輔政，凡兵民官吏財利之要，中書所當知者，集爲總目，遇事不復求之有司。修性率直，不諂阿苟合，臺諫官及士大夫有所論請建明而事屬非宜者，修常直折其短，由是怨謗者衆。神宗卽位，修益爲臺官所攻，至及其帷薄之私，修亦上表求退，遂罷政。

修文章冠世，又好獎掖後進，一有所長，必極口稱譽，唯恐人之不知。賢士大夫如王安石、蘇軾、蘇轍皆出其門。晚年自號六一居士，曰：「吾集古錄一千卷，藏書一萬

卷，有琴一張，有碁一局，而嘗置酒一壺，吾老於其間，是爲六一。」東都事略歐陽修傳

韓琦字稚圭，相州安陽人，封魏國公，諡忠獻。琦弱冠舉進士，累遷起居舍人知制誥。仁宗康定元年，出爲陝西安撫使，遷樞密直學士陝西經略安撫副使同管勾都部署司事，與范仲淹副夏竦以禦夏。好水川之敗，琦坐降知秦州。慶曆元年，分陝西爲四路，各置帥，以琦帥秦鳳路知秦州。慶曆二年，復置陝西四路都部署經略安撫緣邊招討使，合四路爲一司以琦、仲淹、龐籍分領之。

慶曆三年四月，仁宗召琦、仲淹於陝西，並爲樞密副使。八月，琦以樞密副使宣撫陝西，十一月，還朝。慶曆五年正月，富弼罷政知鄆州，琦上疏論富弼不當罷。三月，琦罷政，以資政殿學士知揚州，徙知鄆、鎮、定等州。加資政殿大學士，遷禮部侍郎、觀文殿學士，拜武康軍節度使知并州，又知相州，入爲工部尚書、三司使。嘉祐元年，拜樞密使。嘉祐三年六月，代文彥博爲相。琦輔相三朝仁宗、英宗、神宗，立二天子英宗、神宗，威權莫二。自治平之世，遂專國政，曾公亮雖與琦同在相位，循默而已。神宗既立，御史中丞王陶與臺官屢上疏詆琦，言琦自嘉祐末專執國柄，君弱臣強，乞行罷退。公亮因力薦王安石以間之，琦稱疾求去，詔不許。琦乃更不入中書，堅請罷政。神宗察琦終不留，乃命琦以兩鎮使相出判相州。

## 熙寧變法

熙寧二年二月，富弼爲相，王安石爲參知政事。十月，弼罷，以左僕射同平章事武寧節度使判亳州。

富弼字彥國，封鄭國公，改封韓，諡文忠。弼初舉茂才異等，累遷右正言知制誥。慶曆二年，奉命使遼，使還，遷翰林學士。慶曆二年，拜樞密副使。慶曆五年，罷知鄆州兼京東路安撫使，歷知青、鄆、蔡諸州及河陽府，除宣徽南院使判并州。至和二年爲相，嘉祐六年以丁母憂罷。嘉祐八年，除喪，授樞密使。治平二年，以疾辭位，拜鎮海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判河陽。熙寧元年，移鎮汝州。熙寧二年，復入爲相。王安石既爲參知政事，議變法理財，與神宗意合，而弼不欲有所變更，累上章稱疾求去。神宗將許之，問弼曰：「卿去，誰可代卿？」弼薦文彥博。神宗默然良久，曰：「王安石如何？」弼亦默然，遂罷，踰年而王安石爲相。

王安石字介甫，封荆國公，諡曰文，撫州臨川人。登慶曆三年進士第，授簽書淮南判官，累遷提點江東刑獄。嘉祐三年，入爲度支判官。安石議論高奇，能以辯博濟其說，慨然有矯世變俗之志，於是上萬言書朝野類要卷四：「萬言書，上進天子之書也。」極言當世之務。王安石臨川集卷三九上仁宗皇帝言事書：

天下之財力日以困窮而風俗日以衰壞，四方有志之士，認認然常恐天下之久不安



，此其故何也？患在不知法度故也。今朝廷法嚴令具，無所不有，而臣以謂無法度者何哉？方今之法度多不合乎先王之政故也。夫以今之世去先王之世遠，所遭之變所遇之勢不一，而欲一二修先王之政，雖甚愚者猶知其難也。然臣以謂今之失患在不法先王之政者，以謂當法其意而已。法其意則吾所改易更革不至乎傾駭天下之耳目，聳天下之口，而固已合乎先王之政矣。雖然，以方今之勢揆之，陛下雖欲改易更革天下之事合於先王之意，其勢必不能也。何也？以方今天下之人才不足故也，豈非陶冶而成之者非其道而然乎！然則方今之急在於人才而已。人之才未嘗不自人主陶冶而成之者也，所謂陶冶而成之者何也？亦教之、養之、取之、任之有其道而已。所謂教之之道何也？古者天子諸侯自國至於鄉黨皆有學，博置教導之官而嚴其選，朝廷禮樂刑政之事皆在於學，士所觀而習者皆先王之法言德行治天下之意，其材苟可以爲天下國家之用者則無不在於學，此教之之道也。所謂養之之道何也？饒之以財，約之以禮，裁之以法也。何謂饒之以財？人情不足於財則貪鄙苟得，無所不至。先王知其如此，故其制祿使其足以養廉恥而離於貪鄙之行，又推其祿以及其子孫，謂之世祿。使其生也既於父子兄弟妻子之養、婚姻朋友之接皆無憾矣，其死也又於子孫無不足之憂焉。何謂約之以禮？人情足於財而無禮以節之則又放僻邪侈，無所不至。先王知其如此，故爲之制度，婚喪祭養燕享之事，服食器用之物，皆以命數爲之節而齊之以律度量衡之法。其命可以爲之而財不足以具則弗具也，其財可以具而命不得爲之者不使有銖兩分寸之加焉。何謂裁之以法？先王於天下之士教之以道藝矣，不帥教而待之以屏弃遠方終身不齒之法；約之以禮矣，不循禮則待之以流殺之法，以爲不如是不足以一天下之俗而成吾治。夫約之以禮，裁之以法，天下所以服從無抵冒者又非獨其禁嚴而法察之所能致也，蓋亦以吾至誠懇惻之心力行而爲之倡。夫上以至誠行之而貴者知避上之所惡矣，則天下之不罰而止者衆矣，故曰此養之之道也。所謂取之之道何也？先王之取人也，必於鄉黨，必於庠序，使衆人推其所謂賢能書之以告於上而察之，誠賢能也，然後隨其德之大小才之高下而官使之。所謂察之者，非專用耳目之聰明而聽私於一人之口也。欲審知其德問以行，欲審知其才問以言，得其言行則試之以事，考其能者以告于上而後以爵命祿秩予之，此取之之道也。所謂任之之道何也？人之才德高下厚薄不同，其所任有宜有不宜。其德厚而才高者以爲之長，德薄而才下者以爲之佐屬。又以久於其職則上狃習而知其事，下服馴而安其教，賢者則其功可以至於成，不肖者則其罪可以至於著，故久其任而待之以考績之法。夫如此故智能才力之士則得盡其智以赴功而不患其事之不終其功之不就也。偷安苟且之人雖欲取容於一時而顧僇辱在其後，安敢不勉乎！若夫無

能之人，固知辭避而去矣，居職任事之日久，不勝任之罪不可以幸而免故也。取之既已詳，使之既已當，處之既已久，至其任之也又專焉，而不一二以法束縛之而使之得行其意，此任之之道也。夫教之、養之、取之、任之之道如此，此其人臣之所以無疑而於天下國家之事無所欲爲而不得也。方今州縣雖有學，取牆壁具而已，非有教導之官長，育人才之事也，唯太學有教導之官而亦未嘗嚴其選。朝廷禮樂刑政之事未嘗在於學，學者之所教，講說章句而已，講說章句固非古者教人之道也。近歲乃始教之課試之文章，夫課試之文章非博誦強學窮日之力則不能，及其能工也，大則不足以用天下國家，小則不足以爲天下國家之用。故雖白首於庠序，窮日之力以帥上之教，及使之從政則茫然不知其方者皆是也。蓋今之教者非特不能成人之才而已，又從而困苦毀壞之，使不得成才者，何也？夫人之才成於專而毀於雜。今士之所宜學者天下國家之用也，今悉置之不教而教之以課試之文章，使其耗精疲神，窮日之力以從事於此，及其任之以官也，則又悉使置之而責之以天下國家之事。夫古之人以朝夕專其業於天下國家之事而猶才有能有不能，今乃移其精神，奪其日力，以朝夕從事於無補之學，及其任之以事，然後卒然責之以爲天下國家之用，宜其才之足以有爲者少矣。臣故曰非特不能成人之才，又從而困苦毀壞之，使不得成才也。又有甚害者，先王之時，士之所學者文武之道也。今之學者，以爲文武異事，吾知治文事而已，至於邊疆宿衛之任則推之而屬之於卒伍。往往天下姦悍無賴之人，苟有才行足以自託於鄉里者亦未有肯去親戚而從召募者也。今孰不知邊疆宿衛之士不足恃以爲安哉，願以爲天下學士以執兵爲恥而亦未有能騎射行陣之事者，則非召募之卒伍孰能任其事者乎！夫不嚴其教，高其選，則士之以執兵爲恥而未嘗有能騎射行陣之事固其理也，凡此皆教之非其道故也。方今制祿，大抵皆薄，而欲士之無毀廉恥，蓋中人之所不能也。夫士已嘗毀廉恥以負累於世矣，則其偷惰取容之意起而矜奮自強之心息，則職業安得而不弛？治道何從而興乎？此所謂不能饒之以財也。婚喪奉養服食器用之物皆無制度以爲之節，而天下以奢爲榮，以儉爲恥，故富者貪而不知止，貧者則勉強其不足以追之，此士之所以重困而廉恥之心毀也，凡此所謂不能約之禮也。臣於財利固未嘗學，然竊觀前世治財之大略矣，蓋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財，取天下之財以供天下之費，自古治世未嘗以不足爲天下之公患也，患在治財無其道耳。今天下不見兵革之具而元元安土樂業，人致己力以生天下之財，然而公私常以困窮爲患者，殆以理財未得其道而有司不能度世之宜而通其變耳。誠能理財以其道而通其變，臣雖愚，固知增吏祿不足以傷經費也。方今法嚴令具，所以羅天下士可謂密矣，然亦嘗教之以道藝而有不帥教之刑以待之乎？亦嘗約之以制度而有不循理

之刑以待之乎？亦嘗任之以職事而有不任事之刑以待之乎？夫不先教之以道藝，誠不可以誅其不帥教，不先約之以制度，誠不可以誅其不循理，不先任之以職事，誠不可以誅其不任事。此三者先王之法所尤急也，今皆不可得誅，而薄物細故非害治之急者爲之法禁，月異而歲不同，爲吏者至于不可勝紀，又況能一二避之而無犯者乎？此法令所以玩而不行，小人有幸而免者，君子有不幸而及者焉。此所謂不能裁之以刑也，凡此皆治之非其道也。方今取士，強記博誦而略通於文辭謂之茂才異等、賢良方正，茂才異等、賢良方正者，公卿之選也。記不必強，誦不必博，而又嘗學詩賦，則謂之進士，進士之高者，亦公卿之選也。夫此二科所得之技能不足爲公卿，不待論而後可知，而世之議者，乃以爲吾常以此取天下之士，而才之可以爲公卿者常出於此。然而不肖者苟能雕蟲篆刻之學，以此進至乎公卿，才之可以爲公卿者因於無補之學而以此絀死於崑野蓋八九矣。此朝廷所以多不肖之人，而雖有賢智，往往困於無助，不得行其意也。其次九經、五經、學究、明法之科，朝廷固已嘗患其無用於世而稍責之以大義矣，然大義之所得，未有以賢於故也。今朝廷又開明經之選，以進經術之士，然明經之所取亦記誦而略通於文辭者則得之矣，彼通先王之意而可以施於國家之用者固未必得預於此選也。其次則恩澤子弟，庠序不教之以道藝，官司不考問其材能，父兄不保任其行義，而朝廷輒以官予之而任之以事。夫官人以世而不計其才行，治世之所無也。又其次曰流外，朝廷固已躋之於廉恥之外而限其進取之路矣，顧屬之以州縣之事，使之臨士民之上，豈所謂以賢治不肖者乎？凡此皆取之非其道也。方今取之既不以其道，至於任之又不問其德之所宜而問其出身之後先，不問其才之稱否而論其歷任之多少。以文學進者且使之治財，已使之治財矣，又轉而使之典獄，已使之典獄矣，又轉而使之治禮，是則一人之身而責之以百官之所能備，宜其人才之難爲也。設官大抵皆當久於其任，而至於所部者遠，所任者重，則尤宜久於其官而後可以責其有爲，而方今尤不得久於其官，往往數日輒遷之矣。夫取之既已不詳，使之既已不當，處之既已不久，至於任之則又不專，而又一二束縛之使不得行其意，故雖賢者在位，能者在職，與不肖而無能者殆無以異。夫如此，故朝廷明知其賢能足以任事，苟非其資序則不以任事而輒進之，雖進之，士猶不服也。明知其無能而不肖，苟非有罪爲在事者所劾，不敢以其不勝任而輒退之，雖退之，士猶不服也。彼誠不肖無能，然而士不服者何也？以所謂賢能者任其事與不肖而無能者無以異故也。臣前以謂不能任人以職事，而無不任事之刑以待之者，蓋謂此也。夫教之、養之、取之、任之有一非其道則足以敗天下之人才，又況兼此四者而有之，則在位不才苟簡貪鄙之人至於不可勝數，而草野閭巷之間亦少可用之

才，固不足怪。豈特行先王之政而不得也，社稷之託，封疆之守，陛下其能以天幸爲常而無一旦之憂乎？臣願陛下鑒漢唐五代之所以亂亡，懲晉武因循苟且之禍，明詔大臣，思所以陶成天下之才，慮之以謀，計之以數，爲之以漸，期爲合於當世之變而無負於先王之意，則天下之人才不勝用矣，則陛下何求而不得，何欲而不成哉！臣又觀朝廷異時欲有所施爲變革，其始計利害未嘗熟也，願有一流俗僥倖之人不悅而非之，則遂止而不敢。夫法度立則人無獨蒙其幸者，故先王之政雖足以利天下，而當其承敝壞之後，僥倖之時，其立法立制未嘗不艱難也。以其立法立制而天下僥倖之人亦順悅而趨之，無有齟齬，則先王之法至今存而不廢矣。唯其立法立制之艱難，而僥倖之人不肯順悅而趨之，故古之人欲有所爲，未嘗不先以征誅而後得行其意，以爲不若是不可以有爲也。陛下誠有意乎成天下之才，則臣又願斷之而已。夫慮之以謀，計之以數，爲之以漸，而又勉之以成，斷之以果，然而猶不能成天下之才，則以臣所聞，蓋未有也。然臣之所稱，流俗之所不講，而今之議者以謂迂闊而熟爛者也。今朝廷悉心於一切之利害，有司法令於刀筆之間，非一日也，然其效可觀矣，則夫所謂迂闊而熟爛者，惟陛下亦可少留神而察之矣。

王安石之意，略云天下財力日以困窮，在於理財不得其法，理財不得其法，在於人才缺乏，故欲使天下治安，其法惟在培養人才及理財二端而已。培養人才之法，在於教之、養之、取之、任之皆得其道。教之道在於廣設學校，使士皆習於學。養之道在於厚其俸祿而約之以禮，裁之以法。取之道在於詳審其行誼，因才而用之。任之道在於專其職責，考其績效。理財之法在於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利，取天下之利以供天下之費，如是則財用不患不足。安石以爲財貨皆出於地，自古治世未嘗以不足爲患。其所以有不足之患者，以理財不得其術。欲理財而得其術，當法先王之政，師其意而立法。

自仁宗以來，財用日困，士風日壞，卒伍日冗，制祿日薄，而冗兵耗財尤甚。

長編卷一六一慶曆七年十二月庚午三司使張方平言：「今禁兵之籍不啻百萬人，坐而衣食，無有解期。」又言：「臣昨曾約計天下財利出入之籍，知天下之所以困本於兵。伏以太祖皇帝帶荆、潭，收蜀、廣南、江南，備晉寇，禦西戎、北敵，計所畜兵不及十五萬。太宗皇帝平太原，備遼賊，禦北敵，簡料軍旅，增修戎備，志在收復燕薊，然畜兵不過四十萬。先皇威平中備遼賊，禦北敵，蒐募戰士至五十餘萬人。及契丹請和，祥符以後，稍稍淘汰，至於寶元，幾四十年，可謂久安矣。向因夏戎阻命，凡內外增置禁軍約四十二萬餘人，通三朝舊兵且百萬。鄉軍義勇、州郡廂軍、諸軍大小剩員等不列於數。連營之士日增，南敵之民日減，邇來七年之間，民力大困。天下耕夫織婦，莫能給其衣食。生民之膏澤竭盡，國家之倉庫空虛。」是宋至仁宗之世，冗兵之弊，與日俱增也。

故安石主張理財養士，矯俗訓兵以救其弊。

安石之言事書未爲仁宗所重視。安石與韓維相友善，維父億，景祐間參知政事，維兄絳，仁宗時仕至翰林學士，爲當世巨室。英宗時，神宗爲穎王，維爲穎王記室參軍，



每爲神宗解說見稱，輒曰：「此非維之說，維之友王安石之說也。」神宗由是想見其爲人。既卽位，用宰相曾公亮之薦，命知江寧府。長編卷二〇九治平四年閏三月癸卯：「詔安石知江寧府。或曰，公亮力薦安石，蓋欲以傾韓琦也。」數月，召爲翰林學士。熙寧二年二月，拜參知政事。神宗問安石：「卿所設施，以何爲先？」安石曰：「變風俗，立法度，方今所急也。」神宗深以安石之說爲是。黃以周等輯注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下簡稱長編拾補卷四引楊仲良續資治通鑑長編紀事本末下簡稱長編紀事本末卷五九熙寧二年二月庚子：

先是安石見上論天下事。上曰：「此非卿不能爲朕推行，朕須以政事煩卿。料卿學問如此，亦欲設施，必不固辭也。」安石對曰：「臣所以來事陛下，固願助陛下有所爲。然天下風俗法度，一切頽懷，在廷少善人君子，庸人則安常習故而無所知，奸人則惡直醜正而有所忌。有所忌者倡之於前而無所知者和之於後，雖有昭然獨見，恐未及效功而爲異論所勝。陛下誠欲用臣，恐不宜遽。謂宜先講學，使於臣所學本末不疑然後用，庶幾能粗有所成。」上曰：「朕知卿久，非適今日也。人皆不能知卿，以爲卿但知經術，不可以經世務。」安石對曰：「經術者，所以經世務也。果不足以經世務，則經術何賴焉。」上曰：「朕仰慕卿道德甚至，有以助朕，勿惜言。不知卿所設施，以何爲先？」安石曰：「變風俗，立法度，方今所急也。凡欲美風俗，在長君子，消小人，以禮義廉恥由君子出故也。易以泰者通而治也，否者閉而亂也。閉而亂者，以小人道長。通而治者，以小人道消。小人道消則禮義廉恥之俗成，而中人以下變爲君子者多矣。禮義廉恥之俗壞，則中人以下變爲小人者多矣。」上以爲然。

於是神宗任安石以政事，自參知政事擢爲宰相。安石以熙寧二年二月爲參知政事，三年十二月爲相熙寧三年九月，宰相曾公亮罷，十二月，王安石與韓絳並相，四年三月，絳罷而安石獨相，七年四月罷，八年二月復相七年四月安石罷，絳復入相，八年八月絳罷而安石復獨相，九年十月罷，自是不復預政。

熙寧二年二月，置制置三司條例司，掌經畫邦計，議變舊法以通天下之利。國初三司主財，宰相不得預，今置司制置三司條例，爲三司之審議機構熙寧三年，判大名府韓琦言制置三司條例司所頒條例不關中書而徑自行下，是於中書之外又一中書也，請罷之。是年五月，罷制置三司條例司，併職於中書。自是中書始得預邦計於安石秉政期間，所頒新法重要者有下列諸項。

均輸法 熙寧二年七月，立淮浙江湖六路均輸法六路謂淮南路、兩浙路、江南東路、江南西路、荆湖南路、荆湖北路，以發運使兼領之，欲以通天下之貨，制其輕重斂散之權。臨川集卷七〇乞制置三司條例：

竊觀先王之法，自畿之內，賦入精麤，以百里爲之準，而畿外邦國，各以所有爲貢，又爲經用通財之法以懋遷之。其治市之貨財，則亡者使有，害者使除。市之

不售，貨之滯於民用，則吏爲斂之，以待不時而買者。凡此非專利也，蓋聚天下之人，不可以無財，理天下之財，不可以無義。夫以義理天下之財，轉輸之勞逸，不可以不均，用度之多寡，不可以不通，貨賄之有無，不可以不制，而輕重斂散之權，不可以無術。今天下財用窘急無餘，典領之官拘於弊法，內外不以相知，盈虛不以相補。諸路上供，歲有定額，豐年便道可以多致而不敢取贏，年儉物貴難於供備而不敢不足。遠方有倍蓰之輸，中都有半價之鬻，三司、發運使按簿書促期會而已，無所可否增損於其間。至遇軍國郊祀之大費，則遣使剗刷，殆無餘藏。又憂軍計之不足，明多爲支移折變以取之。支移謂移近輸遠，折變謂折價改輸，民納租稅數至或倍其本數如輸五十里移輸百里；輸錢折絹，絹倍於錢，而朝廷所用之物，多求於不產，責於非時，富商大賈因時乘公私之急以擅輕重斂散之權官急取於民，民賤鬻其產貴購以應其求，富商大賈，平居賤購，乘時貴鬻。臣等以謂發運使總六路之賦入，而其職以制置茶鹽筴稅爲事，軍儲國用，多所仰給，宜假以錢貨，繼其用之不給，使周知六路財賦之有無而移用之。凡羅買稅斂上供之物，皆得徙貴就賤，用近易遠。令在京庫藏年支見在之定數所當供辦者，得以便宜蓄買以待上令，稍收輕重斂散之權歸之公上而制其有無以便轉輸。省勞費，去重斂，寬農民，庶幾國用可足，民財不匱矣。

則均輸法之目的有三：一，除橫賦支移折變以紓民困。二，稅斂得徙貴就賤以省勞費。三，制斂散之權以平物價。然此法迄未能行。

青苗法 熙寧二年九月，立常平給斂法，元祐元年八月罷。此法係仿陝西青苗錢而創，故亦謂之青苗法。自慶曆陝西軍興，戍兵多而食不足，陝西轉運司令民自度收穫之數，預貸以官錢，俟豐熟責償以穀麥，謂之青苗錢其法以常平司錢穀令民依戶等請貸，每歲分夏秋二次貸放，每貸取息二分，俟穀熟併本息還官，如遇災荒，許展至次熟補納。長編拾補卷五引長編紀事本末卷六〇熙寧二年九月丁卯制置三司條例司言：

比年災傷，賑貸多出省倉省倉隸三司。切以爲省倉以待稟賜，尙若不足，而又贊以賑貸，此朝廷所以難施惠而凶年百姓或不被上之德澤也。今諸路常平、廣惠倉常平始置自漢，穀賤官增其價而糴，穀貴減其價而糶。廣惠創於宋仁宗嘉祐中，以瞻民老弱貧疾不能自存者斂散之法未得其宜，故愛人之利未溥，以致更出省倉賑貸。今欲以常平、廣惠倉見在斛斗斛斗謂米穀，遇貴量減市價糶，遇賤量增市價糴。其可以計會轉運司用苗稅苗稅謂民所輸穀用。宋史食貨志紹熙元年祕書監楊萬里言：「輸粟於官謂之苗，輸帛於官謂之稅。」及錢斛就便轉易者亦許兌換。言常平錢穀與轉運司錢穀得視其所需互爲轉易仍以見錢依陝西青苗錢例，取民情豫給，取民情者，謂願貸則貸，或錢或穀，取其所需令隨稅納斛斗。內有願請本色本色謂穀粟，貸穀輸穀，故曰本色或納時價貴價謂穀價願納錢者，皆許從便，務

在優民。如遇災傷，亦許次科。若此行之，非唯足以待凶荒之害，又民既受貸，于田作之時，不患闕食。蓋人之困乏常在於新陳不接之際，兼并之家乘其急以邀倍息，而貸者常苦於不得。常平、廣惠之物，收藏積滯，必待年豐物貴然後出糶，而所急者大抵城市遊手之人。而通一路之有無，貴發賤斂，以廣蓄積，平物價，使農人有赴時趨事而兼井不得乘其急，凡此皆以爲民而公家無所利其入，是亦先王散惠興利以爲耕斂補助、哀多益寡、抑民豪奪之意也。舊制常平、廣惠倉專隸提刑司，緣今來創立新法，合有兌換錢斛，藉轉運司應付，乃克濟辦，乞委轉運司提舉，仍令提點刑獄司依舊管轄，毋得別以支用。仍先次於河北、京東、淮南三路，候其有序，即推之諸路。其廣惠倉除留給老疾貧窮人外，餘并用常平倉轉移法。其給常平、廣惠倉錢，依陝西青苗錢法，於夏秋未熟以前，約逐處收成時酌中物價，立定預支每斛價，召民願請，以半爲夏科，半爲秋科。科宋史食貨志作料，蓋字似易僞。科、料於義皆通，就民請貸爲料，官取其本息爲科。

**韓魏公集魏公家傳熙寧三年韓琦上疏：**

準轉運常平廣惠倉司牒，支俵青苗價錢，每十戶結成一保保謂保任，須第三等以上有物力人充甲頭，第五等并客戶客戶謂無地宅田產者每戶不得過一貫五百文，第四等每戶不得過三貫文，第三等每戶不得過六貫文，第二等每戶不得過十貫文，第一等每戶不得過十五貫文。如所支錢外更有贖數，其第三等以上戶，委本縣度量物力，於今來所定錢數外，更添數支給。若更有贖錢，如坊郭人戶坊郭人戶謂城市居民實有自己物業可充抵當願借請官錢者，仍五家結爲一保，依鄉村青苗例支借，不得過抵當物業所直價錢之半。

然則青苗法之法意可歸納如下：一，民間私貸利息甚高，至有倍息借一還二，今請貸於官，則富戶不得厚斂貧農。二，貸放以農民爲對象，若有餘則坊郭戶得以物業抵押請貸。三，較之民間，官貸取息甚輕，兼收濟民富國之效。四，貸放以貧富爲等差，寓有爲民制用之意貧者用儉而富者費廣。

**農田水利法** 熙寧二年十一月，頒農田水利約束，以諸路提舉常平司領其事。吏民能知土地種植之法及陂塘圩堰堤堰溝洫利害者，皆得自言。民有欲興水利者則以常平錢穀貸之，若公田水利之事則由有司興辦。縣力不能辦者交之於州，事關數州者具奏取旨。自是至熙寧九年，府界及諸路興修水利農田凡一萬七百九十三處，加闢農田三十六萬一千一百七十八頃有奇，其後無考。見宋史食貨志。

按馬端臨文獻通考卷四田賦考，至道二年，直史館陳靖上言：

謹按天下土田，除江淮、湖湘、浙右、隴蜀、河東等處地理寬遠，雖加勸督，未能遽獲其利。今京畿周環三二十州，幅員數千里，地之墾者十纔二三，稅之入者

又十無五六，復有匿里舍而稱逃亡，棄耕農而事遊惰。逃亡既衆，則賦稅歲減而國用不充，斂收科率，無所不行矣。遊惰既衆，則地利歲削而民食不足，寇盜殺傷，無所不至矣。

又按宋史食貨志，景祐初，江淮兩浙民以水田不登，多去農爲兵，京東轉運司亦言濟兗間多閑田。皇祐中，天下廢田尙多，民罕土著，或棄田流徙爲閒民。治平間，廢田見於籍者猶四十八萬頃，蓋水利不修故也。故王安石創爲農田水利法，講求土地種植及陂塘溝洫之利。

保甲法 熙寧三年十二月，行保甲法，元豐八年七月罷。自仁宗以還，兵籍日冗，兵費日廣，府庫爲之殫竭。長編卷一六一慶曆七年七月庚午三司使張方平言：

若據國家之廣，歲入之數，自古無此之多者。然有司調度，交見匱乏，直以支費數廣，不量入爲出所致爾。今禁兵之籍，不啻百萬人，坐而衣食，無有解期。臣昨曾約計天下財利出入之籍，知天下之所以困本於兵。連營之士日增，南畝之民日減，邇來七年之間，民力大困，天下耕夫織婦，莫能給其衣食。生民之膏澤竭盡，國家之倉庫空虛，此冗兵徂於姑息，寢驕以熾，漸成厲階。

卷一六三慶曆八年二月甲寅翰林學士張方平言：

軍人日多，農人日少，三邊賦稅，支贍不足。外則剗刷諸道之物，中則侵用內帑之財，苟徇目前之急，莫爲經久之慮。凡此冗兵，非唯困天下之財用，方且成天下之禍階，若不早圖，後無及矣。

卷二〇四治平二年正月壬午知諫院司馬光言：

自景德以來，中國旣以金帛綏懷外服，不事征討，至今六十餘年，是宜官有餘積，民有餘財，而府庫殫竭，倉廩空虛，水旱小愆，流殍滿野，其故何哉？豈非邊鄙雖安而冗兵益多之所致乎！此乃天下所共知，非臣一人之私言也。

長編拾補卷四引長編紀事本末卷六六熙寧二年三月癸未權大名府留守推官蘇軾疏：

臣所謂豐財者，非求財而益之也，去事之所以害財者而已矣。事之害財者三，一曰冗吏，二曰冗兵，三曰冗費。

故至和中，知諫院范鎮卽主張寓兵於農以去冗兵。長編卷一七九至和二年三月癸亥知諫院范鎮言：

今田甚廣，民甚稀，賦役甚重，國用甚不足。所以然者，正由兵多也。夫取兵於民則民稀，民稀則田曠，田曠則賦役重，賦役重則民心離。寓兵於民則民稠，民稠則田闢，田闢則賦役輕，賦役輕則民心固。

故王安石創立保甲法，雖云拯弱，亦以濟用。長編卷二一八熙寧三年十二月乙丑中書言司農寺定畿縣保甲條例：



凡十家爲一保，選主戶主戶謂有地宅田產者有材幹心力者一人爲保長，五十家爲一大保，選主戶最有心力及物產最高者一人爲大保長，十大保爲一都保，仍選主戶有行止材勇爲衆所服者二人爲都、副保正。凡選一家兩丁以上通主客爲之，謂之保丁。宋史兵志作「應主客戶兩丁以上選一人爲保丁」，應主客戶，謂併主戶、客戶，文義較明除禁兵器外，其餘弓箭等許便宜自置，習學武藝。每一大保逐夜輪差五人於保內分往來巡警，遇有盜賊，晝時聲鼓報大保長以下同保人戶，即時救應追捕。如賊入別保，遞相擊鼓應接襲逐。同保內有犯強竊盜、殺人、謀殺、放火、強姦、略人、傳習妖教、造畜蠱毒，知而不告，論如五保律。其餘事不干己，除敕律許人陳告外，皆勿得論告，知情不知情，並與免罪。居停強盜三人以上，經三日，同保內鄰人雖不知情，亦科不覺察之罪。保內如有人戶逃移死絕，並令申縣。如同保不及五戶，聽併入別保。其有外來人戶入保居住者，亦申縣收入保甲。本保內戶數足，且令附保，候及十戶，卽別爲一保。若本保內有外來行止不明之人，並須覺察收捕送官。逐保各置牌，拘管人戶及保丁姓名。如有申報本縣文字，並令保長輪差保丁資送。仍乞選官行於開封、祥符二縣，圍成保甲，俟成次第，以漸及他縣。宋史兵志曰：「既行之畿甸，遂推之五路，以達於天下。」五路謂永興、秦鳳、河東、河北東、西路。

然則保甲初創，其制度內容大要可歸納爲下列諸端：一、保爲組織之單位，保之上有大保，大保之上有都保。二、每保十戶，不及十戶則附於他保，謂之附保。保內若有逃亡死絕，所餘不及五戶，亦令附保，附保者候及十戶則別爲一保。三、家有兩丁以上取一爲保丁，聽自置弓箭，習武保鄉捕盜。四、同保民戶相互保任譏察，有罪告發，知情不告或失察未告，各以所當坐之罪罪之。

熙寧四年，詔立保丁教閱法，令畿縣保丁從官習武，於每歲農隙定期舉行會試。熙寧五年，詔畿縣保丁得上番於巡檢司，分番巡警。熙寧六年，推行保丁教閱法於陝西、河北、河東諸路，唯勿上番。餘路止相保任，勿習武藝。宋史兵志鄉兵三保甲云：

熙寧初，王安石變募兵而行保甲。三年，始聯比其民以相保任，時則以捕盜賊相保任而未肄以武事也。四年，始詔畿內保丁肄習武事，歲農隙所隸官期日於要便鄉村都試騎步射，並以射中親疏遠近爲等。時雖使之習武技而未番上也。五年，詔主戶保丁願上番於巡檢司，十日一更，疾故者次番代之，分番巡警。每五十人輪大保長二、副都保正一統領之，當番者勿得輒離本所捕逐劇盜。六年，又詔行於永興、秦鳳、河北東、西、河東五路，唯勿番上。餘路止相保任，毋習武藝。於是保甲分爲家保及教閱保。長編卷三二七元豐五年六月戊午提舉河東路保甲司言

家保之法，無所預於兵政，至於覺察欺詐，襲逐姦盜，亦其所當有事。

是家保僅寓保任民防之責，而教閱保則以寓兵政也。

王安石之意，蓋欲因保甲漸復民兵，與募兵相參並用，以矯募兵驕冗耗費之弊，非欲盡以民兵代募兵。安石嘗數論募兵未可盡廢，如長編卷二二一熙寧四年三月丁未安石謂神宗曰：

今所以爲保甲，足以除盜。然非特除盜也，固可漸習其爲兵。既人人能射，又爲旗鼓，變其耳目，漸與約免稅上番代巡檢下兵士，又令都副保正能捕賊者獎之，或使爲官，則人人競勸。然後使與募兵相參，則可以消募兵驕志，省養兵財費，可漸復古，此宗廟長久之計也，非小事也。

長編拾補卷五引長編紀事本末卷六六熙寧二年二月戊戌安石謂神宗曰：

精訓練募兵而鼓舞三路河北、河東、陝西百姓習兵，則兵可省。

長編卷二一三熙寧三年七月丙申安石謂神宗曰：

募兵未可全罷，民兵可漸復。

卷二一八熙寧三年十二月乙丑安石謂神宗曰：

募兵多浮浪不顧死亡之人，則其喜禍亂，非良農之比。然募兵不可全無，有事則可使爲選鋒，又令壯士有所羈屬，亦所以弭難也。

卷二六二熙寧八年四月甲子安石謂神宗曰：

臣嘗論黥兵未可盡廢，但要民兵相制。且黥兵多則養不給，少則用不給，此所以須民兵也。

是安石之復民兵，蓋欲令與募兵相制，非欲盡廢募兵也。

按熙寧初立保甲法，有都保、大保、保而無甲，至南宋始以甲隸保。熙寧之制，保爲民防組織，置保正、長，甲爲請貸青苗錢及催納租稅之單位，置甲頭，系統不同。疑熙寧立法之初，但曰保伍，不曰保甲，後世史家因南宋之制，謬爲保甲也。

貢舉法 熙寧四年二月，更貢舉法。宋舊有進士及明經、諸科，以文詞記誦爲事。安石以爲道不在此，廢明經、諸科，但存進士科。進士科以試詩賦爲主，至是廢詩賦，試以經義、論、策，以通經有文采者爲合格。長編卷二二〇熙寧四年二月丁巳：

中書言：「古之取士，皆本於學校，故道德一於上，習俗成於下，其人才皆足以有爲於世。自先王之澤竭，教養之法無所本，士雖有美材而無學校師友以成就之，此議者之所患也。今欲追復古制以革其弊，則患於無漸。宜先除去聲病偶對之文，使學者得以專意經義，以俟朝廷興建學校，然後講求三代所以教育選舉之法，施於天下，則庶幾可復古矣。明經及諸科欲行廢罷，取元解明經人數增解進士。今定貢舉新制，進士罷詩賦、帖經、墨義，各占占，擇也治詩、書、易、周禮、禮記一經，兼以論語、孟子。每試四場，初本經，次兼經并大義十道，務通義理，不須盡用注疏。次論一首，次時務策三道、禮部五道原注：禮部五道當考，中書撰大

義式頒行。殿試策第一道，限千字以上，分五等。第一等、第二等賜及第，第三等出身，第四等同出身，第五等同學究出身。」從之。

注引選舉志第一卷云：

始，以本經、論語、孟子義爲兩場，論、策各爲一場，後以論語、孟子附本經，正三場畢試，考官互考一場，衆定乃去留之。殿試、初試、覆考文卷高下相殊者，許詳定酌中，別立等第。中選者分五等，第一等、第二等賜及第，第三等進士出身，第四等同出身，第五等同學究出身。唯同學究出身獨熙寧六年、九年行之，其後第五等皆上特推恩，復賜同進士出身。

熙寧八年，頒安石訓釋三經詩、書、周禮經義於學官，號三經新義，爲經義考試標準。

宋史王安石傳：「安石訓釋詩、書、周禮既成，頒之學官，天下號曰新義。一時學者無敢不傳習，主司純用以取士。士莫得自名一說，先儒傳註，一切廢不用。」呂公著傳：「科舉罷詞賦，專用安石新義，且雜以釋氏說。凡士子自一語上非新義不得用，學者至不誦正經，唯竊安石之書以干進，精熟者轉上第，故科舉益弊。」

另設明法科，試律令及刑統大義，以待不能業進士者。

募役法 熙寧四年十月，頒募役法，元祐元年三月罷。宋承五代之制，稅戶物力高者須服差役於所隸州縣。以衙前主典倉庫，輦運官物，其役最重，號曰重難。其次則里正、戶長、鄉書手課督賦稅，耆長、弓手、壯丁逐捕盜賊，承符、人力、手力、散從官給令使。太平興國間，分民戶爲九等以定差役，上四等量輕重給役，餘五等免之。淳化間，令諸州縣以第一等戶爲里正，第二等戶爲戶長，自餘衆役，多調廂軍充之。其後復依五等戶，於中等以上戶差科。

長編卷二一太平興國五年二月丙午：「京西轉運使程能上言：『諸道州府民事徭役者，未嘗分等，慮有不均。欲望下諸路轉運司差官定爲九等，上四等戶令充役，下五等戶並與免。』」詔令轉運使親詳定，勿復差官。」又卷一三一慶曆元年二月戊戌通判睦州張方平言：「伏以天下州縣人戶，大抵貧多富少，逐縣五等戶版簿，中等以上戶不及五分之一，第四等、第五等戶常及十分之九。故國家諸雜賦役，每於中等以上差科，所以惠貧弱也。今富強之家盡占爲弓手，即諸雜科悉出於貧弱，倘又姦吏因緣騷擾，即縣鄉益困。」由以九等戶定差役轉爲以五等戶定差役，未知在何時

於時多以里正兼服衙前之役，是爲里正衙前，其役愈重。兼以承平日久，胥吏玩法，弊竇滋生，役益不均。皇祐中，韓琦爲河東路經略安撫使知并州，嘗上疏論里正衙前之弊，請另差鄉戶物力最高者爲衙前，是爲鄉戶衙前。韓魏公集魏公家傳：

公以里正衙前爲弊已久，因奏曰：「州縣生民之苦，無重於里正衙前。自兵興以來，殘剝日甚，至有孀母改嫁，親族分居。或棄田與人以免上等，或非命求死以就單丁。規圖百端以苟脫溝壑之患，殊可傷痛。國朝初置里正，主催稅及預縣中差役之事，號爲脂膏。遂令役滿，更入重難衙前。承平以來，科禁漸密，凡差戶

役，皆令佐親閱簿書，里正止令代納租稅及應無名科率。亦有未曾催稅，已勾集上州，主管綱運。又每鄉被差疏密與物力高下不均，富者休息有餘，貧者敗亡相繼，豈朝廷爲民父母之意乎！請自今罷差里正衙前，止差鄉戶衙前，令轉運司將逐州軍見勾到里正衙前人數，立爲定額，令本縣令佐將五等簿於一縣諸鄉中第一等，選一戶物力最高者爲之。若甲縣戶少而役著，卽權許於乙縣戶多而役稀處差。」於是下京畿、河北、河東、陝西、京東、京西轉運司相度利害，皆請如公所議便，遂詔罷里正衙前。

里正衙前雖罷，代之以鄉戶衙前，而鄉戶衙前及諸他差役之爲民害如故。神宗卽位，乃議變役法。長編拾補卷一引長編紀事本末卷七○治平四年六月辛未時神宗已卽位：

詔曰：「農，天下之本也。祖宗以來，務加惠養，比下寬恤之令，賜蠲復之恩，然而歷年於茲，未極富盛。閒因水旱，頗致流離。深惟是故，殆州縣差役仍重，勞逸不均，以奪其時而害其財故也。其令逐路轉運使遍牒轄下州縣，如官吏有知差役利害，可以寬減者，實封條析以聞。」先是三司使韓絳言：「害農之弊，無甚差役之法。重者衙前，多致破產，次則州役，亦須重費。夫田產人恃以爲生，今竭力營爲，稍致豐足，而役已及之，欲望農人之加多，曠土之加闢，豈可得乎！向聞京東有父子二丁將爲衙前之役者，其父告其子云：『吾當求死，使汝曹免凍餒也。』遂自經死。又聞江南有嫁其祖母及與母析居以避役者，此大逆人理，所不忍聞。又有鬻田產於官戶者，田歸不役之家而役併增於本等戶。其餘戕賊農民，未易遽數。欲望以所陳下哀痛之詔，令中外臣庶悉具差役利害以聞，委侍從、臺、省集議，裁定其當，使力役無偏之害，則農民知爲生之利，有樂業之心矣。」役法之議始於此。

又卷三引長編紀事本末卷七○熙寧元年五月庚辰同知諫院吳充言：

當今鄉役之中，衙前爲重。上等民戶，被差之日，官吏臨門籍記，桮杵七筓，皆計質產，定爲分數以應須求，勢同漏卮，不盡不止。是以民間規避重役，土地不敢多耕而避戶等，骨肉不敢聚義而憚人丁。甚者嫁母離親，兄弟異籍，風俗日壞，殊可憫傷。

至熙寧四年十月，遂頒募役法。長編卷二二七熙寧四年十月壬子：

是日，頒募役法。

李燾注曰：

舊紀云：「壬子，詔差役弊民，其罷之，使人出錢免役，立直募人。」新紀云：「壬子，罷差役法，使人出錢募役。」今刪潤別如此書。

又曰：



**食貨志：**「二年十二月條例司上言：『考衆所論，獨其言使民出錢雇役者，人以爲便，合於先王使民出財以祿在官庶人之意。應昔於鄉戶差役者，悉計產賦錢，募民代役，以所賦錢祿之。願選官分行天下，付以條目，博盡衆權。』奏可。於是條諭諸路曰：『衙前既用重難分數，凡買撲酒稅、坊場等舊以酬衙前者並官自賣之，以其錢同役錢給。其廂鎮場務之類，舊酬獎衙前不可令民買占者即用舊定分數爲投明酬獎。凡衙前部水陸運，舊或官以微物占分數及領倉驛場務公使庫並送往迎來及治他事尚多擾者，今當省，使勿費，及承符、散從官之類，舊占數多而不盡實役也，今當省其額。凡坊郭戶及未成丁、單丁、女戶、寺觀、品官之家有產業物力者，舊無役，今當使出錢以助募人應役。凡此所爲條目也，皆委管勾官與監司州縣論定。』久之，判司農寺鄧綰、同判司農寺曾布上言：『畿內鄉戶計產業若家貲之貧富，上戶分甲乙五等，中戶上中下三等，下戶二等，坊郭十等，歲分夏、秋隨等輸錢。鄉戶自四等，坊郭自六等以下勿輸。產業兩縣有者，上等各隨縣，中等併爲一輸，析居者隨所析，若官戶、女戶、寺觀、未成丁減半。募三等以上稅戶代役，隨役重輕制祿。祿有計日，有計月，有計事而給者。開封縣戶二萬二千六百有奇，歲輸錢萬二千九百緡。以萬二百爲祿，贏其二千七百以備凶荒欠格，他縣仿此。』」曾布同判司農在三年九月八日，鄧綰判司農在四年正月二十二日。志稱綰、布同上言，則其言必在四年正月二十二日後。實錄載免役事殊無次序，今取本志所載條目等附見，須更詳考。

#### 又宋史食貨志上五役法上

凡當役人戶以等第出錢，名免役錢。其坊郭等第戶及未成丁、單丁、女戶、寺觀、品官之家舊無色役色役謂各色差役而出錢者，名助役錢。凡敷錢先視州若縣應用雇直多少，隨戶等均取雇直。既已用足，又率其數增取二分以備水旱欠闕，雖增勿得過二分，謂之免役寬剩錢。

綜上史料，可歸納募役法之要點如下：一、免除民戶差役，由官募民代役，隨役之輕重制祿。二、按貧富分民戶爲十等，戶等高者隨等輸錢，戶等低者免輸。三、坊郭戶及未成丁、單丁、女戶、寺觀、品官之家舊無役而貲產高合須輸錢者皆令出錢助役，唯未成丁、女戶、寺觀、品官之家半輸。四、除應輸役錢外，另增取二分以備凶荒欠格。

此法由官募民代役，故稱募役法。本應充差役者令出錢免役，故亦曰免役法。舊本無役者若貲產高亦令出錢助役，故又曰助役法。

**太學三舍法** 熙寧四年十月，立太學三舍法。宋初雖於京師置國子監，僅備釋奠，並爲品官子弟遊寓取解之所，生徒多繫籍不至。至於太學，未遑營建。慶曆中，范仲淹爲參知政事，始立太學，選八品以下官員子弟及庶民之優秀者爲生員，初僅內舍生二百人

，官給廩食。熙寧元年，增置外舍人一百人，尋詔通內外舍以九百人爲額。至是創爲太學三舍法，釐生員爲三等，初入學爲外舍，外舍升內舍，內舍升上舍。上舍生員額百人，內舍生二百人，外舍生初無定額。長編卷二二七熙寧四年十月戊辰中書言：

近制增廣太學，益置生員，除主判官判國子監，元豐官制改爲國子祭酒外，直講元豐官制改爲太學博士以十員爲額，每二員共講一經，委中書選差或主判官奏舉。其生員分三等，以初入學生員爲外舍，不限員。自外舍升內舍，內舍升上舍。上舍以百員、內舍以二百員爲限。生員各治一經，從所隸官講授。主判官、直講月考試，優等畢業上中書。學正、學錄、學正、學錄通掌學規學諭學諭掌齋規表率於上舍人內逐經選二員，如學行卓然尤異者，委主判及直講保明中書考察，取旨除官。其有職事者受官訖，仍舊管勾管勾謂管勾舊職事，候直講、教授府州學教授有關，次第選充。

其後元豐二年，頒太學令，定三舍生員共二千四百人，其中外舍生二千人，內舍生三百人，上舍生一百人。外舍生月一私試，歲一公試，中式者補內舍。內舍生及上舍生間歲一試，內舍生合格者補上舍，上舍生考試分三等，上等釋褐授官，中等免禮部試，得徑赴殿試下等免解，免解試，得徑赴禮部試或俟三年後徑赴殿試。時上舍生釋褐奪魁，榮寵之盛，雖科舉狀元不能及。朝野類要卷二釋褐：

上舍試中優等者釋褐，以分數多者爲狀元，其名望重於科舉狀元。

安石之意，蓋欲以學校漸代科舉，務使天下人才皆出於學。又令諸郡各立郡學府學、州學，每郡給學田十頃以爲經費。另設武學、醫學、律學三科。

市易法 熙寧五年三月，行市易法，於京師置市易務，設官提舉，元豐八年十二月罷。長編卷二三一熙寧五年三月丙午：

詔曰：「天下商旅貨物至京，多爲兼并之家所困，往往折閱折閱謂折價求售失業。至於行鋪裨販，亦爲取利，致多窮窘。宜出內藏庫錢帛，選官於京師置市易務，其條約委三司詳定以聞。」先是有魏繼宗者，自稱草澤上言：「京師百貨所居，市無常價，貴賤相傾，富人大姓皆得乘伺緩急，擅開闔斂散之權。當其商旅並至而物來於非時，則明抑其價，使極賤而後爭出私蓄以收之。及舟車不繼而京師物少，民有所必取，則往往閉塞蓄藏，待其價昂貴而後售，至取數倍之息。以此外之商旅無所牟利而不願行於途，內之小民日愈朘削而不聊生。其財既偏聚而不洩，則國家之用亦嘗患其窘迫矣。古人有言曰：『富能奪，貧能予。』乃可以爲天下，則當此之時，豈可無術以均之也？況今權貨務自近歲以來，錢貨實多餘積，而典領之官但拘常制，不務以變易平均爲事。宜假錢別置常平市易司，擇通財之官以任其責，仍求良賈爲之輔，使審知市物之貴賤，賤則少增價取之，令不至傷商，貴則少損價出之，令不至害民。出入不失其平，因得取餘息以給公上，則市物不

至於騰踊，而開闢斂散之權不移於富民。商旅以通，黎民以遂，國用以足矣。」於是中書奏：「古通有無，權貴賤，以平物價，所以抑兼并也。去古既遠，上無法以制之，而富商大室得以乘時射利，出納斂散之權一切不歸公上。今若不革，其弊將深。欲在京置市易務，許召在京諸行鋪牙人充本務行人、牙人。行者，貨物之媒介所。行人、牙人皆古所謂駟儉，為貿易雙方之居間人。內牙人令供通己所有或借他人產業金銀充抵當，五人以上充一保，遇有客人物貨出賣不行，願賣入官者，許至務中投賣。勾集行、牙人與客人平其價，據行人所要物數，先支官錢買之。如願折博折博謂折價博易官物者，亦聽以抵當物力多少，許令均分除請，相度立一限或二限，遂納價錢。若半年納即出息一分，一年納即出息二分，並不得抑勒謂取自願。若非行人見要物而實可以收蓄變轉，亦委官司折博收買，隨時估出賣，不得過收利息。其三司、諸司庫務年計物若比在外科買省官私煩費，即亦一就收買。」故降是詔。

然則市易法之創立，蓋自魏繼宗而發。青苗法旨在利農民，市易法則在利商旅、稗販，兼以平物價。凡商旅以貨運至京師，物滯不售，許至市易務投賣，或折博官物，及期併本息還官。如是京師富商巨賈不得擅其價，而利權歸於公上。

保馬法 熙寧五年五月，行保馬法，元豐八年十二月罷。此法先行於開封府所屬諸縣，既而推行於永興、秦鳳、河東及河北東、西路。凡京畿保甲及永興等五路義勇保甲以保甲法團結義勇是為義勇保甲願養馬者，官以監牧馬給之，或給直使自市。其三等以上戶十戶為一保，是為保甲馬；四等、五等戶十戶為一社，是為社戶馬。官歲一閱其肥瘠，若有死病，保甲馬即馬主獨償之，社戶馬則半使社戶共償之。長編卷一三三熙寧五年五月丙戌：

詔開封府界諸縣保甲願養馬者聽，仍令提點司於陝西所買馬除良馬外，選驍騎以上馬給之，歲勿過三千匹。

卷一四六熙寧六年八月戊戌翰林學士曾布等上養馬法：

凡五路義保願養馬者戶一匹，有物力養馬二匹者聽。以監牧見馬給之，或官與其直使自市，毋或強與。府界毋過三千匹，五路毋過五千匹。馬除襲逐盜賊外，不得乘越三百里。三等以上十戶為一保，四等、五等十戶為一社，以待死病補償者。保甲馬即馬主獨償之，社戶馬半使社人償之，歲一閱其肥瘠。

此法蓋欲寓馬政於民，以省公家之費。

方田均稅法 熙寧五年，立方田均稅法，元豐八年十一月罷。其法於每歲九月由州縣官遣吏丈量土地，按田畝肥瘠分為五等以定賦稅，消除豪強隱匿田賦之弊。丈量之法，以東西南北各千步為一方，定稅等以均田賦。長編卷二三七熙寧五年八月：

詔司農寺以方田均稅條約并式頒天下。方田之法，以東西南北各千步當四十一頃六十六畝一百六十步爲一方，歲以九月，縣令佐分地計量，據其方莊帳籍驗地土色號，別其陂原、平澤、赤淤、黑墮之類凡幾色。方量畢，計其肥瘠，定其色號，分爲五等，以地之等均定稅數。至明年三月畢，揭以示民，仍再期一季以盡其詞，乃書戶帖連莊帳付之以爲地符。均稅法，租額稅數，不以桑拓有無，止以田畝爲定，仍豫以示民。凡田方之角有烽，植以野之所宜木。有方帳，有莊帳，有甲帖，有戶帖。其分煙、析生、典賣、割移，官給契，縣置簿，皆以今所方之田爲正。先自京東路行之，諸路仿焉。

按李燾自注云：「此據**食貨志**，又據**中書備對**，就八月追書。」又曰：「**實錄**既不書方田事始，**舊紀**於七年三月二十三日乃書立方田法，**新紀**又因之，今不取。」又曰：「**食貨志**第二卷**租稅篇**云：『天下之稅，割移逃徙，多或不均。熙寧五年，蔡天申言請委提舉司均稅而頒於司農，先行於河北、陝西、河東、京東，詔用其議。於是司農寺始立方田均稅法，頒之天下，先自年豐及平土州縣行之。』」則方田均稅法蓋頒於熙寧五年而不得其月日。

又按**宋史食貨志**一上**農田**，宋既平諸國，每以恤民爲先務，凡無名苛細之斂常加剗革，尺縑斗粟，未聞有所增益。一遇水旱徭役，則蠲除、倚格殆無虛歲。倚格者後或凶歉，亦輒蠲之。而又田制不立，畝畝轉易，丁口隱漏，兼并冒僞，未嘗考按，故賦入之利，視前代爲薄。又言**國史**云，天禧五年，天下墾田五百二十四萬七千五百八十四餘頃，而皇祐、治平三司皆有會計錄。**皇祐錄**載皇祐中墾田二百二十八萬餘頃，**治平錄**載治平中墾田四百四十萬餘頃。治平去皇祐其間不及二十年而墾田之數倍增，以治平墾田數視天禧之數則猶不及，敘**治平錄**者以謂此特計其租賦之入以推知頃畝之數，而租賦所不入者十居其七，由是而知天下隱田多矣。蓋是時累朝相承，未嘗窮案，故莫得其實。然則熙寧之行方田，非唯在均稅，且以益歲入也。

**軍器監法** 熙寧六年六月，立軍器監法。舊制諸州各置將作院，自造軍器，隸於三司胄案。三司事務繁叢，於軍器未嘗措意，故軍器所積雖多而大抵敝惡不可用。至是始置軍器監於京師，設官提舉，總內外軍器之政。復聚數州將作院爲一處，擇產材州軍置都作院，募良工爲匠以精製軍器。**長編**卷二四五熙寧六年六月戊戌：

置軍器監，總內外軍器之政，以呂惠卿、曾孝寬爲判監。軍器舊領於三司胄案，三司事叢，判案者又數易，至是始置監而廢胄案焉。先是上語輔臣河北兵械皆不可用，安石曰：「兵械非可以一朝一夕具。」上乃議置監，設官提舉。翌日，遂有是命。

李燾自注引**兵志**曰：



先是王雱嘗言曰：「漢宣帝號稱中興之賢主，而史之所敘，獨以爲技巧工匠皆精于元成之時。然則此雖有司之事，而上係於朝廷之政，爲政者所宜留意也。方今外禦兩邊之患，而內虞剽盜之變，征伐擒捕之策，未嘗不以爲首務，而至於戎器則獨不爲之恤。蓋今天下歲課弓弩甲冑之類入充武庫之積以千萬數，而無堅完輕利真可爲武備者。臣嘗觀於諸州將作院，至有兵匠缺乏而拘市人以備役。所作之器，但形質既具，則精窳之實，一切無所問。武庫吏亦唯計多寡之數以藏，而未有責其實用者。故所積雖多，大抵敝惡不可復舉。夫爲政如此，而猶用以抗威決勝，外攝鄰敵之強，內沮姦凶之竊發，臣愚未見其可也。臣私計其便，莫若更制其法度，斂數州之所作而聚以爲一處，若今錢監之比。而每監擇知工事之臣，使專於其職，且募天下之良工散爲匠師於諸監，而朝廷亦當內置工官以總制其事，然後察其精窳之實而重爲賞罰，則人人各求勝，不飭而皆精矣。」上頗採雱說。六年，始置軍器監，總內外軍器之政。置判監及同判官各一員，其屬有丞，有主簿，有勾當公事。廢三司冑案，以其事來隸。凡產材諸州並置都作院，又遣吏以利器詣諸路作院，諭以爲式。第工爲三等，視其器之良窳而黜陟其官吏。

然則軍器監之創置，蓋自王雱發之。雱，安石之子。

## 新法之阻力

新法既行，當世名彥如韓琦、富弼、文彥博、歐陽修、范純仁、司馬光等皆起而反對。新法法意本甚完美，然推行不當亦不免有流弊。如青苗貸款本出自願，然小民無知，利於舉貸，若運用不當，則艱於償還，不免爲債所困。官恐貧者無力償還，責令貧富相保。於是貧者無可償而逃亡，富者須代賠數家逋欠，遂致貧戶流散，富戶怨恨。募役最稱良法，五代以來，差役困民至是解除。雖代之以輸免役錢，而貧下戶免輸，中等以上戶按物力高下輸納，無役之戶物力高者亦輸助役。昔日力役不均之弊，至是變爲均費、均役。然募役法既以募役代差役，良民不願應募，應募者多浮浪之人，輕於犯禁，盜用官物。保甲法欲寓兵於民，然自中唐府兵法廢，農民無兵役之擾，習以爲安，今一旦欲籍爲兵，自不免驚擾。

新法反對者雖衆，而始終堅持不移者則爲司馬光。光於新法之中，尤反對青苗、免役二法之斂錢，以爲此二法行，則民間之錢勢將盡爲官府所斂，雖能富國於一時，國本將由是而斲傷，不若藏富於民，養其本原而徐取之，則涓涓之流，長久不絕。

司馬光之所以反對官斂民錢，與其出身之經濟環境有關。蓋北方貧困，民間乏錢，非若江南之富庶，故反對募役者多北人。光陝州夏縣人，深知斂錢爲民之害。此一民間經濟現象，非南方工商業發達，錢源充裕，社會富庶之士大夫所能想像。長編卷二五二

熙寧七年四月甲申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判西京留守司御史臺司馬光上疏：

方今朝政闕失，其大者有六而已。一曰廣散青苗錢，使民負債日重而縣官無所得。二曰免上戶之役，斂下戶之錢，以養浮浪之人。三曰置市易司與細民爭利，而實耗散官物，四曰中國未治而侵擾四夷，得少失多。五曰團結保甲，教習凶器以疲擾農民。六曰信狂狡之人，妄興水利，勞民費財。若其他瑣瑣米鹽之事，皆不足爲陛下道也。此六者之中，青苗、免役錢爲害尤大。夫力者，民之所生而有也，穀帛者，可耕桑而得也，至於錢者，縣官之所鑄，民不得私有也。自未行新法之時，民間之錢固已少矣。富商大賈藏鏹者或有之，彼農夫之富者不過占田稍廣，積穀稍多，室屋修完，耕牛不假而已，未嘗有積錢巨萬於家者也。其貧者藍縷不蔽形，糟糠不充腹，秋指夏熟，夏望秋成，或爲人耕種，資米拾以爲生，亦有未嘗識錢者矣。是以古之用民，各因其所有而取之。農民之役不過出力，稅不過穀帛，及唐末兵興，始有稅錢者。故白居易譏之曰：「私家無鐵鑪，平地無銅山。」言責民以所無也。今有司爲法則不然，無問市井田野之人，由中及外，自朝至暮，惟錢是求。農民值豐歲，賤糶其所收之穀以輸官，比常歲之價或三分減二，於斗斛之數或十分加二，以求售於人。若值凶年，無穀可糶，吏責其錢不已，欲賣田則家家賣田，欲賣屋則家家賣屋，欲賣牛則家家賣牛。無田可售，不免伐桑棗、撤屋材賣其薪，或殺牛賣其肉，得錢以輸官。一年如此，明年將何以爲生乎！故自行新法以來，農民尤被其患。農者，天下之本，農既失業，餘民安所取食哉！今貨益重，物益輕，年雖饑，穀不甚貴，而民倍困。爲國計者，豈可不少思其故哉，此皆斂錢之咎也。當此之際而州縣之吏督迫青苗、助役錢不敢少緩，鞭笞縲紲，唯恐不逮。婦子皇皇，如在湯火之中，號泣呼天，無復生望。民困窮已極而無人救恤，羸者不轉死溝壑，壯者不聚爲盜賊，將何之矣。

北方乏錢，又見於熙寧九年張方平疏。長編卷二七七熙寧九年秋宣徽南院使判應天府張方平上疏論率錢募役之害：

陛下憫時事之積敝，志在變而通之，以裁成天下之務，故創立法制，所大措置事以十數，要在經國利民，崇德而廣業也。其中率錢募役一法，爲天下害實深。萬戶之邑，大約三等以上戶不滿千，此舊制任差役者也。四等以下戶不啻九千，此舊制不任差役者也。今令五等一概輸錢，是率貧細不足之民而資高強有餘之戶也。且舉應天府爲例，畿內七縣，共主客六萬七千有餘戶，夏秋米麥十五萬二千有零石，絹四萬七百有零匹，此乃田畝桑功之自出，是謂正稅，外有沿納諸色名目雜錢十一萬三千有零貫，已是因循敝法。然雖有錢數，實不納錢，並係折納穀帛，惟屋稅五千餘貫舊納本色見錢。大抵古今賦役之制，自三代至於唐末五代，未

有輸錢之法也。今乃歲納役錢七萬五千三百有零貫，又散青苗錢八萬三千六百餘貫，累計息錢一萬六千六百有零貫，此乃歲輸實錢九萬三千餘貫。每年兩限，家至戶到，科校督迫，無有已時，天下謂之錢荒。或曰：「募錢輸官，還以募役，錢既出入，非蓄聚也。」臣對之曰：「夫募錢者，率之農民，散於遊惰。市井自如，南畝空矣。」或曰：「四等以下率錢數少，民易輸也。」臣對之曰：「彼窮鄉荒野，下戶細民，冬正節臘，荷薪芻，入城市，往來數十里，得五七十錢，買葱茹鹽醢，老稚以爲甘美，平日何嘗識一錢？」向聞役法初行，其間刻薄吏點閱民田、廬舍、牛具、畜產、桑棗、雜木以定戶等，乃至寒瘁小家，農器春磨，鍾釜犬豕，莫不估計，使之輸錢。吏以刻削爲功，干賞蹈利，朝廷開賞典而勸寵之，則諸趣時進取之人，安得不從風而靡？豈復知朝廷經久之體耶！陛下本欲以美利利天下，至於施爲，見於行事，非復聖意所存者矣。

應天府乃宋之南都，民間乏錢已如此，僻壤如司馬光故鄉者蓋可知矣。按張方平此疏，每至償還青苗錢限，胥吏督迫峻急，民間謂之錢荒，然則青苗法初創所云貸錢還穀者，亦似僅議而未行，而官府催督償還者多爲見錢。

司馬光素行甚佳，爲士大夫所推重，故反對新法者皆奉爲魁首。元祐間，御史中丞劉摯謂宋自開國以來，名相之顯功陰德有大裨於治道者唯趙普、李沆、王旦、王曾、呂夷簡、富弼、韓琦及司馬光而已。長編卷三七二元祐元年三月丁丑御史中丞劉摯言：

國朝承五代之敝，太祖、太宗肇基帝業，時則有趙普，文武兼資，識時知變，輔相兩朝，成太平之基。眞宗時海內無事，則有若李沆、王旦，沈機先物，偉識宏度，左右承弼。仁宗時則有若王曾、呂夷簡，簡重方嚴，鎮撫內外，以才謀識略平定四方。晚年得富弼、韓琦，付囑大事，世以永寧。臣以爲祖宗以來一百三十餘年，未嘗一日無宰相也，然其爲人稱道，顯功陰德若此六七人者亦無幾耳。以祖宗之明，歷年之久，選用宰相，其難如此。今者陛下擢司馬光以爲執政，未幾用爲上相，天下之人，無智愚，無賢不肖，莫有一人以爲不可者，光之素履信於人也。

司馬光之始終反對新法，以其政術與安石異趣。司馬光以爲法有不便於民宜隨俗之所宜而漸革。長編卷一九二嘉祐七年五月丁未起居舍人天章閣待制兼侍講司馬光疏：

竊以國家之治亂本於禮，而風俗之善惡繫於習。世俗之情，安於所習，駭所未見，固其常也。是故上行下效謂之風，薰蒸漸漬謂之化，淪胥委靡謂之流，衆心安定謂之俗。乃夫風化已失，流俗已成，則雖有辯智弗能諭也，強毅不能制也，重賞不能勸也，嚴刑不能止也，自非聖人得位而臨之，積百年之功，莫能變也。

王安石則反是，以爲法有不便則當隨宜變革。凡反對變法者，則譏之爲流俗。長編卷二

二二熙寧四年五月癸巳安石謂神宗曰：

利害之情難識，非學問不足以盡之。流俗之人罕能學問，故多不識利害之情，而於君子立法之意有所不思而好爲異論。若人主無道以揆之，則必爲異論衆多所奪，雖有善法，何由而立哉。

因云欲變法度，須先勝流俗，欲勝流俗，須除異論，故每贊神宗獨斷以除異論。

司馬光嘗與王安石論財用，光主節用裕民而安石主開源富國。長編拾補卷三下引長編紀事本末卷五九熙寧元年八月癸丑：

安石曰：「國用不足，由未得善理財之人故也。」光曰：「善理財之人，不過頭會箕歛以盡民財。如此則百姓困窮，流離爲盜，豈國家之利耶！」安石曰：「此非善理財者也，善理財者國不加賦而國用饒。」光曰：「天地所生財貨百物止有此數，不在民間則在公家，不取於民，將焉取之？」

故司馬光始終反對新法掊歛之政。

熙寧三年二月，判大名府韓琦上疏論青苗法之爲民害，司馬光撰答詔，有「士夫沸騰，黎民騷動」之語。王安石抗章自辨，遂稱疾求去。神宗自爲手詔遜謝，令呂惠卿諭旨，安石始復出視事。

王安石與司馬光素親厚，却掃編卷中：「王荆公、司馬溫公、呂申公、黃門韓公維，仁宗朝同在從班，特相友善。暇日多會於僧坊，往往談謔終日，他人罕得預，時目爲嘉祐四友。」呂申公謂呂公著。從班，從謂侍從。洪邁容齋筆卷一侍從官：「自觀文殿至待制爲侍從。」安石行新法，光援朋友責善之義，三貽書反復諫之，安石不樂。

司馬光傳家集卷六〇與王介甫書：「介甫獨負天下大名三十餘年，才高而學富，難進而易退。遠近之士，識與不識，咸謂介甫不起則已，起則太平可立致，生民咸被其澤矣。介甫從政始暮年，士大夫在朝廷及自四方來者，莫不非議介甫，不知介甫亦嘗聞其言而知其故乎！介甫固大賢，其失在於用心太過，自信太厚而已。夫侵官，亂政也，介甫更以爲治術而先施之；貨息錢，鄙事也，介甫更以爲王政而力行之；繇役自古皆從民出，介甫更欲斂民錢雇市庸而使之。此三者，常人皆知其不可而介甫獨以爲可，非介甫之智不及常人也，直欲求非常之功而忽常人之所知耳。近者落鎮大臣有言散青苗錢不便者，天子出其議以示執政，而介甫遽倖然不樂，引疾臥家。光被旨爲批答，以義責介甫，意欲介甫早出視事，更新令之不便於民者以福天下。竊聞介甫頗督過之，上書自辨，至使天子自爲手詔以遜謝，又使呂學士再三諭意，然後乃出。出視事誠是也，然當速改前令之非者以慰安士民，報天子之盛德。今則不然，更加忿怒，行之愈急，光竊爲介甫不取也。光竊念主上親重介甫，動靜取捨，唯介甫之爲信。介甫誠能進一言於主上，請罷條例司，追還常平使者，則國家太平之業皆可復舊，而介甫改過從善之美愈光大於前矣。孔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彼忠信之士於介甫當路之時，或齟齬可憎，及失勢之後，必徐得其力。諂諂之士於介甫當路之時，誠有順適之快，一旦失勢，必有賣介甫以自售者矣，介甫將何擇焉。」與王介甫第二書：「光以荷眷之久，敢輒獻盡言於左右。介甫乃更賜之誨筆，存慰溫厚，雖未肯信用其言，亦不辱而絕之，足見君子寬大之德，過人遠甚也。今四方豐稔，縣官復散錢與之，安有父子不相見，兄弟離散之事乎！光所言者乃在數年之後，常平法既壞，內藏庫又空，百姓家家於常賦之外，更增息錢、役錢，又言利者見前人以聚斂得好官，後來者必競生新意以腴民之膏澤。日甚一日，民產既竭，小值水旱，則光所言者介甫且親見之，知其不爲過論也。」與王介甫第三書：「重厚示諭，益知不見棄外而教之，不勝感悚。夫議法度以授有司，此誠執政事也，然當舉其大而略其細，存其善而革其弊，不當無大無小，盡變新法以爲新奇也。介甫所謂先王之



政者，豈非泉府除貨之事乎！竊觀其意，似與今日散青苗錢之意異也。今之散青苗錢者，無問民之貧富，願與不願，強抑與之，歲收其什四之息，謂之不征利，光不信也。至於闢邪說，難壬人，果能如是，乃國家生民之福也，但恐介甫之座，日相與變法而講利者，邪說、壬人爲不少矣。光豈勸介甫以不恤國事而同俗自媚哉，蓋謂天下異同之議，亦當少垂意采察而已。」臨川集卷七〇答司馬諫議書：「昨日蒙教，竊以爲與君實遊處，相好之日久，而議事每不合，所操之術多異故也。今君實所以見教者，以爲侵官生事，征利拒諫，以致天下怨謗也。某則以謂受命於人主，議法度而修之於朝廷以授之於有司，不爲侵官；學先王之政以興利除弊，不爲生事；爲天下理財，不爲征利；闢邪說，難壬人，不爲拒諫。至於怨謗之多，則固前知其如此也。人習於苟且非一日，士大夫多以不恤國事、同俗自媚於衆者爲善。上乃欲變此而某不量敵之衆寡，欲出力助上以抗之，則衆何爲而不恟恟？如君實責我以在位久，未能助上大有爲以膏澤斯民，則某知罪矣。如曰合當一切不事事，守前所爲而已，則非某之所敢知。」餘二答臨川集未載。觀此答書意，似爲答司馬光第二書

先是神宗欲置司馬光於二府二府謂中書、樞密重違安石之意而止。

長編拾補卷七引長編紀事本末卷六八熙寧三年二月庚申：「先是上欲光置兩府，王安石曰：『光雖好爲異論，然其才豈能害政？但如光者，異論之人倚以爲重。今擢在高位，則是爲異論之人立赤幟也。』」

至是因安石在告，以光爲樞密副使，光辭未拜而安石復視事，其命遂寢。

王安石得君甚專，曾公亮謂上與安石如一人 長編卷一二五熙寧三年九月庚子曾公亮語，神宗謂安石自古君臣如卿與朕相知極少 長編卷二二三熙寧五年五月甲午神宗語，司馬光謂神宗之用安石，雖周成王之任周公，齊桓公之任管仲，燕昭王之任樂毅，蜀先主之任諸葛亮，殆不能及 長編卷三五元豐八年四月庚寅司馬光疏。故能排除衆議，遂其變法之志。安石既不得羣賢之助，乃引用贊成新法之士如呂惠卿、曾布、陳升之、章惇、蔡確等以爲羽翼，號爲新黨。惠卿、確泉州人，布南豐人，升之、惇建州人，並皆才華卓絕，勇於任事。安石最信任惠卿，嘗云學先王之道而能用者獨惠卿而已。事無大小，必與之謀，凡所建請，章奏皆出其手。惠卿亦事安石如父師，不數年間，自小官累遷翰林學士。熙寧七年春，天久旱，慈聖光憲皇后仁宗后、宣仁聖烈皇后英宗后歸咎於安石變法所致。是年四月，安石罷政，以吏部尚書觀文殿大學士出知江寧府。安石既罷，薦故相韓絳以自代 絳以熙寧三年十二月與安石並相，熙寧四年正月罷，白呂惠卿爲參知政事，二人守安石成謨不少失。惠卿既見知於神宗，欲自得政，忌安石復起，陰謀傾陷之。朝士見惠卿得君，皆比附惠卿。先是監安上門鄭俠上疏論天旱由安石專政所致，至是惠卿因俠獄並陷安石弟安國，欲以沮安石。韓絳覺其意，密白神宗復召安石。熙寧八年二月，神宗復召安石爲相。安石受命，倍道入京，惠卿因求罷政，是年十月，出知陳州。於是惠卿與安石交惡，發安石平日私書，其一有云「勿使上知」，由是神宗以安石爲欺。安石不自安，屢謝病求去，熙寧九年十月，罷爲鎮南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判江寧府，自是不復召。

惠卿之傾陷安石，舊派羣賢嘗屢論之。長編卷三七八元祐元年五月乙亥右司諫蘇轍言：

前參知政事呂惠卿懷張湯之辯詐，兼盧杞之姦凶。詭變多端，敢行非度，見利忘



義，黷貨無厭。王安石初任執政，用爲心腹。安石之於惠卿有卵翼之恩，有父師之義。方其求進，則膠固爲一，更相汲引，以欺朝廷。及其權位既均，勢力相軋，反眼相噬，化爲讐敵。始，安石罷相，以執政薦惠卿，既已得位，恐安石復用，遂起王安國之獄以尼其歸。安石覺之，被詔卽起，迭相攻擊。惠卿言安石相與爲姦，發其私書，其一曰「無使上知」，安石由是得罪。夫惠卿與安石出肺肝，託妻子，平居相結，唯恐不深，故雖欺君之言，見於尺牘，不復疑聞。惠卿方其無事，已一一收錄，以備緩急之用。一旦爭利，遂相挾摘，不遺餘力，必致之死。此犬彘之所不爲，而惠卿爲之，曾不愧恥。

卷三七九元祐元年六月甲午御史中丞劉摯言：

惠卿天資凶險，其辯詐如少正卯，其姦邪如盧杞。自小官附王安石進用，事安石有父師之契。一旦當權，遂與安石爲死讐，起鄭俠之獄以廢逐安石弟安國。平時與安石以利相市，以私相求，及黜知陳州，乃盡以安石所通書簡繳奏上以傾安石。棄理背義，天下賤之。

由是新黨諸子益爲羣賢所惡，新法亦益爲羣賢所詬病，然神宗變法之志並未因安石去位而動搖。迨神宗崩，哲宗立，宣仁聖烈皇太后攝政，用司馬光爲相，遂盡罷一切新法。

王安石初封舒國公元豐元年正月，後改封荆元豐三年九月，世稱王荆公。元祐元年卒，紹聖元年，謚曰文。政和三年，追封舒王。

王安石性強倨，事無可否，自信所見，執意不回。

宋史曾鞏傳：「神宗問鞏，安石何如人？對曰：『安石文學行誼不減楊雄，以吝故不及。』帝曰：『安石輕富貴，何吝也？』曰：『臣所謂吝者，謂其勇於有爲，吝於改過耳。』」

方其未達時，歐陽修爲之延譽，及得政，以修附麗韓琦，至詆爲糞壤朽木。

長編卷二二四熙寧四年六月甲子：「安石曰：『修附麗韓琦，以琦爲社稷臣，尤惡綱紀立，風俗變。』」又：「御史中丞楊繪言：『今舊臣告歸或罪於外者悉未老。范鎮年六十三，呂誨五十八，歐陽修六十五而致仕，富弼六十八被劾引疾，司馬光、王陶皆五十而求閒散，陛下可不思其故耶！』」又言：『兩制多闕員，堂陛相承不可少。』衆皆以繪言爲然。安石曰：『誠如此。然要須基能承礎，礎能承梁，梁能承棟，乃成室。以糞壤爲基，爛石爲礎，朽木爲柱與梁，則室壞矣。』」是直以歐陽修、富弼、司馬光等爲糞壤、爛石、朽木也。兩制謂翰林學士及知制誥

舊臣如韓琦、富弼、范鎮、呂誨皆以詆譏新法罷去，司馬光、范純仁、程頤與安石素親厚，皆不直安石所爲，安石不恤也。

安石未達時，名動京師。性儉約，不好華侈。或衣垢不浣，面垢不洗，世多稱其賢。石林燕語卷十：

王荆公性不喜緣飾，經歲不洗沐，衣服雖敝亦不浣濯。

曲洧舊聞卷十：

王荆公性簡率，不事修飾奉養。衣服垢汙，飲食麤惡，一無所擇，自少時則然。爲館職日，韓玉汝韓維弟縝字玉汝嘗率與同浴於僧寺，潛備新衣一襲，易其敝衣，俟其浴出，俾其從者舉以衣之而不以告，荆公服之如故有，初不以爲異也。及爲執政，或言其喜食獐脯者，其夫人聞而疑之，曰：「公平日未嘗有擇於飲食，何忽獨嗜此？」因問左右執事者曰：「何以知公之嗜獐脯耶！」曰：「每食不顧他物而獐脯獨盡，是以知之。」復問食時置獐脯何所，曰：「在近七筵處。」夫人曰：「明日姑易他物近七筵。」既而果食他物盡而獐脯固在，而後人知其特以其近故食之，初非有所嗜也。人見其太甚，或者多疑其僞云。

蘇洵由是譏其姦慝，作辨姦論以刺之，謂合王衍、盧杞爲一人。蘇洵譏安石所爲不近人情，鮮不爲大姦慝。然宋人頗有不喜修飾，不獨安石爲然。仁宗時余靖盛暑不洗沐，汗臭薰人，已具前說，而竇元賓亦不喜修飾，經常未嘗沐浴，見歐陽修歸田錄卷二，而二人皆爲名臣

安石晚歲作字說。臨川集卷八四熙寧字說序云：

余讀許慎說文而於書之意時有所悟，因序錄其說爲二十卷，以與門人所推經義附之。惜乎先王之文缺已久，慎所記不具，又多舛，而以余之淺陋，考之且有所不合。雖然，庸詎非天之將與斯文也，而以余贊其始。

蒙齋筆談卷下：

王荆公作字說時，用意良苦。置石蓮百許枚几案上，咀嚼以運其思。遇盡，未及益，卽嚙其指，至流血不覺。

安石嗜佛書，釋惠洪冷齋夜話卷六：「舒王嗜佛書。」陸游老學庵筆記卷三：「元豐中，王荆公居半山，好觀佛書，每以故金漆版書藏經名，遣人就蔣山寺取之。」蔣山卽鍾山，半山居金陵城至鍾山之半，因以得名，見墨客

揮犀卷四所作字說，多用佛家語。捫蝨新話卷一荆公新經字說多用佛語：

荆公字說多用佛家語。初作空字云：「工能穴土，則實者空矣，故空從穴從工。」後用佛語解云：「土以爲穴則空無相，工以穴之則空無作，無相無作，則空名不立。」維摩詰經曰：「空卽無相，無相卽無作，無相無作，卽心意識。」荆公蓋用此意。

安石子雱，舉治平四年進士，授旌德縣尉，不就。作策三十餘篇，極論當世之務，皆安石輔政所施行者。

王安石家婦女亦皆有才。魏泰臨溪隱居詩話：「近世婦女多能詩，往往有臻古人者，王荆公家最衆。張壺妻長安縣君，荆公之妹也，佳句最爲多，著『草草杯盤供語笑，昏昏燈火話平生。』吳安持妻蓬萊縣君，荆公之女也，有句曰：『西風不入小牕紗，秋意應憐我憶家。極目江山千萬恨，依前和淚看黃花。』劉天保妻，平甫（王安國字）女也，句有『不緣燕子穿簾幕，春去春來那得知。』荆公妻吳國夫人亦能文，嘗有小詞約諸親遊西池句云：『待得明年，重把酒攜手，那知無雨又無風。』皆脫灑可喜也。」

## 哲宗政治

元豐八年三月，神宗崩，哲宗立，遺詔宣仁聖烈高皇后權同處分軍國事。高后母曹氏，即慈聖光獻曹皇后之姊，故高后自幼養於宮中，因以配英宗，生神宗於濮邸。英宗即位，立為皇后，神宗即位，尊為皇太后，哲宗即位，尊為太皇太后。

神宗皇后向氏無子，哲宗乃朱熈好所生。哲宗立，尊向氏為皇太后，是為欽聖獻肅皇后，尊朱氏為皇太妃。徽宗崇寧元年，太妃卒，追冊為皇后，是為欽成皇后。

自元豐八年三月至元祐八年九月，為宣仁聖烈皇后攝政時期，起用舊黨，盡罷新法，史稱元祐時代。

元豐八年五月，以司馬光為門下侍郎，元豐官制，廢參知政事，以門下侍郎、中書侍郎、尚書左丞、尚書右丞為副相。翌年元祐元年，與呂公著並相，光為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行侍中事，公著為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行中書令事，元豐官制，以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行侍中事為上相，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行中書令事為次相，別置尚書左右丞、門下侍郎、中書侍郎為之副。而以文彥博為平章軍國重事。

公著字晦叔，封申國公，諡正獻，世稱呂申公，故相呂夷簡之子。

彥博字寬夫，汾州介休人，封潞國公，諡忠烈，世稱文潞公。彥博少舉進士，慶曆七年，為參知政事，慶曆八年為相。皇祐三年，罷知許州。至和二年，自知永興軍召入為相，與富弼同日拜。嘉祐初，建議立儲。嘉祐三年，罷為河陽三城節度使同平章事判河南府兼西京留守。歷判大名、太原、永興，治平二年，入為樞密使。熙寧六年，以守司徒兼侍中河東度節使判河陽。元豐三年，拜太尉開府儀同三司，復判河南，徙判大名。元豐六年，以太師致仕。元祐元年，起為平章軍國重事。凡再為執政慶曆七年為參知政事，治平二年為樞密使，三居相位慶曆八年為相，至和元年復入相，元祐元年為平章軍國重事。宋自開國以來，至是三入相者唯趙普、呂蒙正、呂夷簡及文彥博四人而已。元祐五年，復以太師致仕。

彥博為人莊重，深知治體。熙寧間，彥博在樞府，神宗以其故相耆宿，詔彥博位在宰相上。彥博以國朝樞密使位次宰相，不敢紊亂朝章，懇辭而止。方其以太尉開府儀同三司出判河南，未交印，先就第廟坐見監司，既交府事，見監司、府官如常式。或以問之，彥博曰：「吾未視府事，三公見庶僚也，既交印，河南尹見監司矣。」東都事略文彥博傳其重名器不苟如此。

彥博既居洛，河南府治洛陽，集洛中耆德卿大夫為耆英會，富弼、司馬光皆預焉，為太平盛舉。聞見錄卷十：

元豐五年，文潞公以太尉留守西都，時富韓公以司徒致仕。潞公慕白居易九老會

，乃集洛中卿大夫年德高者爲耆英會。以洛中風俗尚齒不尚官，就資勝院建大厦曰耆英堂，命閩人鄭奐繪像其中。時富韓公年七十九，文潞公與司封郎中席汝言皆七十七，朝議大夫王尚恭年七十六，太常少卿趙丙、秘書監劉几、衛州防禦使馮行己皆年七十五，天章閣待制楚建中、朝議大夫王慎言皆七十二，太中大夫張問、龍圖閣直學士張燾皆年七十。時宣徽使王公拱辰留守北京，貽書潞公，願預其會，年七十一。獨司馬溫公年未七十，潞公素重其人，用唐九老狄兼謨故事請入會。溫公辭以晚進，不敢班富、文二公之後，潞公不從。令鄭自幕後傳溫公像，又至北京傳王公像，於是預其會者凡十三人。潞公以地主攜妓樂就富公宅第一會。至富公會，送羊酒不出，餘皆次爲會。洛陽多名園古刹，有水竹林亭之勝。諸老鬚眉皓白，衣冠甚偉。每宴集，都人隨觀之。潞公又爲同甲會，司馬郎中、程太中珦、席司封汝言皆丙午人也，亦繪像資勝院。其後司馬公與數公又爲眞率會，有約酒不過五行，食不過五味，唯菜無限。楚正議違約，增飲食之數，罰一會，皆洛陽太平盛事也。

李薦洛陽名園記富鄭公園：「洛陽園池，多因隋唐之舊，獨富鄭公園最爲近闕，而景物最勝。遊者自其第東出探春亭，登四景堂，則一園之景勝，可顯覽而得。南渡通津橋，上方流亭，望紫筠堂而還。右旋花木中有百餘步，走蔭榭亭、賞幽臺，抵重波軒而止。直北走土筠洞，自此入大竹中。凡謂之洞者，皆斬竹丈許，引流穿之而徑其上，橫爲洞一，曰土筠。縱爲洞三，曰水筠、曰石筠、曰樹筠。歷四洞之北有亭五，錯列竹中，曰叢玉、曰披風、曰漪嵐、曰夾竹、曰兼山。稍南有梅臺，又南有天光臺，臺出竹木之杪。遵洞之南而東還，有臥雲堂，堂與四景堂並，南北左右二山，背壓通流。凡坐此，則一園之勝可擁而有也。鄭公自還政事歸第，一切謝賓客，燕息此園幾二十年。亭臺花木，皆出其目營心匠，故逶迤衡直，闔爽深密，皆曲有奧思。」

司馬光字君實，封溫國公，諡文正，陝州夏縣人。

馬永卿懶真子卷四：「司馬溫公祖塋在陝府夏縣之西二十里，地名鳴條山，有墳寺曰餘慶，山下即溫公之祖居也。僕爲夏縣日，屢至其處，及十許里，有涑水，故溫公號涑水先生。」又卷五：「溫公私第在縣宇之西北數十里，質朴而嚴潔，去市不遠，如在山林中。聽事前有棣華齋，乃諸子弟肄業之所也。轉齋而東，有柳塢，水四環之。巫咸樹乃附縣城爲之，正對巫咸山，後有賜書閣，園圃在宅之東。溫公常宿於閣下東畔小閣，侍吏唯一老僕。一更二點，即令老僕先睡，看書至夜分，乃自燭火滅燭而睡，至於五更初，公即起發燭點燈著述，夜夜如此。天明即入宅，起居其兄，且或坐於牀前問勞，話畢，即同閣下。」

初以父任爲將作監主簿，舉進士甲科。神宗卽位，累官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右諫議大夫史館修撰，與神宗、王安石論新法，意不合，以端明殿學士知永興軍。熙寧四年，改判西京留司御史臺，久之，改提舉西京崇福宮，拜資政殿學士。元豐八年五月爲門下侍郎，元祐元年閏二月，擢爲首相。自光執政，新法次第而罷。元豐八年七月，罷保甲法。八月，罷青苗法。十一月，罷方田均稅法。十二月，罷市易法、保馬法。元祐元年三月，罷募役法。唯農田水利法及太學三舍法未罷，亦徒具其名而無實。元祐元年九月，司馬光薨，朝野震悼。長編卷三八七元祐元年九月丙辰：

光爲政踰年而病居其半，每欲以身徇社稷，躬親庶務，不舍晝夜。賓客見其體羸，曰：「諸葛孔明二十罰以上皆親之，以此致疾，公不可以不戒。」光曰：「死生命也。」爲之益力。病革，諄諄不復自覺，如夢中語，然皆朝廷天下事也。既沒，其家得遺奏八紙上之，皆手札論當世要務。及卒，京師之民皆罷市往弔，畫其像，刻印鬻之，家置一本，飲食必祝焉。及葬，四方來會者蓋數萬人，哭之如哭其私親。蘇軾嘗論光所感人心動天地者，而蔽之以二言，曰誠曰一，君子謂軾知言。軾又嘗載光語語晁補之曰：「吾無過人，但平生所爲未嘗有不可對人言耳。」語見東坡志林卷二

### 澠水燕談錄卷二：

司馬文正公以高才全德，大得中外之望。士大夫識與不識，稱之曰君實。下至閭閻匹夫匹婦，莫不能道司馬。故公之退十餘年，光以熙寧四年判西京留司御史臺，退居洛中凡十五年而天下之人，日冀其復用於朝。熙寧末，余夜宿青州北淄河馬鋪，晨起行，見村民百人，歡呼踴躍，自北而南。余驚問之，皆曰：「傳司馬爲宰相矣。」余以爲雖出於野人妄傳，亦其情之所素欲也。故子瞻爲公獨樂園詩曰：「先生獨何事，四海望陶冶；兒童誦君實，走卒知司馬。」蓋紀實也。

費衮梁谿漫志卷三：「司馬溫公獨樂園之讀書堂，文史萬餘卷，而公晨夕所常閱者，雖累數十年，皆新若手未觸者。」張耒明道雜誌：「司馬溫公當世大儒，博學無所不通，雖已貴顯，而刻苦記覽，甚於韋布。」

司馬光薨，呂公著、呂大防、范純仁等相繼執政，統稱元祐舊人。元祐諸公執政期間，新黨重臣自曾布、章惇、蔡確以下盡被放逐，而舊黨亦分裂爲三派，即蜀黨、洛黨、朔黨，相互攻訐。蜀黨以蘇軾爲首，洛黨以程頤爲首，朔黨以劉摯、梁燾、王巖叟、劉安世爲首，各有黨羽。元祐諸公之分派，緣程頤以司馬光、呂公著之薦爲秘書省校書郎，擢崇政殿說書傳講資淺者稱說書，頤在經筵天子講學曰經筵，講解動引古義，蘇軾戲薄之，由是有隙。會軾奉敕擬學士院試館職策題云：「欲師仁祖之忠厚而患百官有司不舉其職，或至於媮；欲法神考之勵精而恐監司守令不識其意，流入於刻。」頤門人左司諫朱光庭上疏論軾諷先朝。詔放軾罪，光庭又言軾罪不當放，攻軾愈峻。軾聞而自辯，云「臣之所云媮與刻者，專指今之百官有司及監司守令不能奉行，恐致此病，於二帝何預焉。」或傳朝廷將逐去光庭，侍御史王巖叟等上疏救之，交章劾軾，朝議一時譁然而起。殿中侍御史呂陶上疏辨軾之誣，且云「臣與蘇軾皆蜀人而不避鄉曲之嫌，極論本末，既備位臺職而輒糾諫官之失當，二罪皆不勝誅，然喋喋不敢自默者，非獨爲一蘇軾，蓋爲朝廷救朋黨之弊也。」長編卷三九三元祐元年十二月壬寅

元祐八年九月，宣仁聖烈太皇太后崩，哲宗親政。哲宗素不滿元祐諸公所爲，既親政，以紹述神宗新法爲志，改元紹聖。紹聖元年三月，宰相呂大防罷知永興軍，四月，



范純仁罷知穎昌府，以章惇爲相。六月，以曾布爲同知樞密院事。惇、布乃定元祐黨人爲三十三人，生者竄逐，歿者奪諡，凡元祐所罷新法，一時俱復。

哲宗任章惇甚專，自紹聖元年四月至元符三年四月，惇獨相凡六年之久。元符三年正月，哲宗崩，議所立。惇主立哲宗母弟簡王似，而欽聖獻肅皇太后定策立哲宗異母弟端王佖，是爲徽宗。徽宗母陳氏，本神宗侍御，生徽宗未幾而薨，欽聖獻肅皇太后既無子，而哲宗母朱氏時尚在，故欽聖獻肅皇太后不欲立哲宗母弟而立徽宗。

徽宗既立，欽聖獻肅皇太后權同處分軍國事，垂簾攝政。四月，以韓忠彥爲相。忠彥，琦之子也。七月，欽聖獻肅皇太后歸政於徽宗，章惇罷相，出知越州。十月，以曾布爲相。

章惇有膽識，少舉進士，知商洛縣。嘗與蘇軾同遊南山，抵仙遊潭。潭臨絕壁，惇請軾下潭書壁，軾臨淵而怯，惇履險而下，以漆濡筆書「蘇軾章惇來」於壁，意態從容。及爲宰相，未嘗以官爵私所親。惇四子連登科，獨季子援嘗爲校書郎，餘皆隨牒仕州縣，無顯者。

## 徽宗政治

徽宗親政之次年，改元建中靖國，謂欲建大中之道，無熙寧、元祐之分。曾敏行獨醒雜志卷五翌年復改元崇寧，欲以紹述熙寧新政爲志。崇寧元年，曾布引蔡京以排韓忠彥，既而曾布亦爲蔡京所排。是年五月，忠彥罷知大名府兼北京留守，閏六月，曾布罷知潤州，於是蔡京獨綰大政。

蔡京字元長，興化軍仙遊人。舉進士，累官中書舍人龍圖閣待制權知開封府。蔡京有才，且神足，能視日不瞬。司馬光爲相，改雇役爲差役，蔡京時知開封，五日之中，盡改畿縣雇役爲差役。至政事堂白光，光喜曰：「使人人如待制，何患法之不行。」歷知外郡，紹聖初，自知成都府召入權戶部尚書。章惇爲相，議復雇役，置司講議，久而不決。蔡京曰：「取熙寧、元豐法施行之耳，尙何講爲。」章惇然之，遂復雇役，其敏決多此類。尋拜翰林學士，正除戶部尚書，進翰林學士承旨。徽宗卽位，加端明殿學士兼龍圖閣學士，罷知太原府，留京修史。坐交通近臣，爲諫官所論，出知江寧府，復坐遷延不之任，奪職奪職端明殿學士兼龍圖閣學士提舉杭州洞霄宮，復龍圖閣直學士知定州。崇寧元年，移知大名府。時曾布爲相，引蔡京爲翰林學士承旨以傾韓忠彥，擢拜尚書左丞。蔡京既傾韓忠彥，復傾曾布。崇寧元年七月，代曾布爲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崇寧二年正月，進尚書左僕兼門下侍郎，陰託紹述新法以固其權。

蔡京既當國，盡逐元祐舊臣。崇寧元年九月，徽宗籍定舊黨自文彥博以下凡一百二十人，御筆刻石，立黨人碑於汴京端禮門。詔黨人子孫有官無官並不許到闕，又詔宗室

不得與黨人子孫及有服親爲婚姻。崇寧二年九月，重定黨人自文彥博以下爲九十八人，詔頒外路州軍，於監司、長吏廳立石刻記。崇寧三年六月，增列元祐、元符黨人至三百九人，以司馬光爲首，刻石置文德殿門，并章惇亦列其中矣。

徽宗朝當政羣臣，如蔡京、京子攸、王黼及宦者童貫、梁師成等，皆爲後世目爲奸邪人物。徽宗委政於蔡京父子及王黼，委兵權於童貫，梁師成則居中用事。

蔡京以崇寧元年爲相，五年二月罷爲中太乙宮使。大觀元年正月再入相，官至太師，三年六月罷爲中太乙宮使，四年，爲御史所劾，出居杭州。政和二年五月三入相，總領三省，宣和二年六月以太師魯國公致仕。六年十二月再起總領三省，七年四月復以太師魯國公致仕。至是凡四居相位，執大政幾二十年。

蔡京在相位久，植黨擅權，倡爲豐亨豫大之說，以奢侈淫巧媚惑徽宗。權寵之盛，莫與爲比。**東都事略**卷一〇一蔡京傳：

當是時，四方承平，帑庾盈溢，京倡爲豐亨豫大之說，視官爵財物如糞土，累朝所儲，大抵掃地矣。徽宗嘗出玉璫、玉卮以示輔臣曰：「朕欲用此於大宴，可乎？」京曰：「臣昔使虜，見有玉盤、琖，皆石晉時物，指以誇臣，謂南朝無此。今用之上壽，於禮無嫌。」徽宗曰：「朕此器久已就，深懼人言，故未用爾。」京曰：「事苟當於理，多言不足畏也。陛下當享太平之奉，區區玉器，何足道哉！」京又言於徽宗，以爲內外泉貨所積爲五千萬，和足以廣樂，富足以備禮。於是立明堂，鑄九鼎，修方澤，建道宮，作大晟樂，製定命寶。鑿大伾三山，回引河流，作天成、聖功二橋。大興工役，無慮數十萬，兩河之人，愁困不聊生矣。

**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下簡稱**北盟會編**卷四九：

京務興事功，窮極奢侈，以蠹國之財賦。專事聲色，起土木，運花石，以媚惑人主，而威福大權盡歸於京矣。京姬妾慕容氏等皆封國夫人，門吏若王瑜、李奎、魏伯初、張亮等皆爲觀察，爲橫行。武階官內客省使以下、閣門副使以上爲橫行，賜金帶者數百人。名園甲第，亞於宮禁。諸子皆學士，金紫烜赫。子儵尚茂德帝姬，拜駙馬都尉。自古執政之盛，莫與爲比。

蔡攸，蔡京之長子，以柔佞諂諛爲徽宗所嬖，寵信傾其父。浮薄之徒，從而間之，父子遂爲仇敵。**北盟會編**卷五六引**中興姓氏姦邪錄**：

蔡攸字居安，京之長子也。長於柔佞諂諛，自幼出入宮禁，與內侍無異。專爲優伶之態，侍上飲宴，或兩夜乃出。累加宣和殿學士，除知樞密院事，加太保，燕國公，日夜侍上，及諸內侍遊宴。賜大第與京門相對，權勢尤重於京，故京復忌之。攸復譖京，使之致仕。其家爲複道曲河，暗通宮禁，邀上每私幸其第，連夜不止，僥倖者以一得見爲天人。

## 東都事略卷一〇一蔡攸傳：

京、攸權勢日相軋，輕薄者互煽搖以立門戶，由是父子遂爲仇敵。攸別賜第，嘗詣京，京方與客語，使避之而呼攸入。甫就席，遂起握父手爲切脈狀，曰：「大人脈勢舒緩，體中得無有疾乎！」京曰：「無之。」攸曰：「禁中適有公事，不得留。」遂去。客切窺，得其事，以問京。京曰：「君不解此，此輩欲以吾疾罷我也。」居數日，京果致仕。

王黼字將明，多智善佞，登崇寧進士第，宰相何執中薦爲校書郎，累遷左司諫。大觀四年，蔡京出居杭，張商英爲相。既而商英失上意，徽宗思復用蔡京，遣使持玉環賜之，王黼乃數條奏稱頌蔡京所行政事，論商英之失。政和元年，商英罷相，二年，蔡京復相。蔡京德王黼助己，累擢爲翰林學士。王黼復父事內侍梁師成，倚其聲燄。重和元年，拜尙書左丞，遷中書侍郎。宣和元年，拜少宰，遂爲相。政和二年，改尙書左僕射爲太宰，尙書右僕射爲少宰，仍兼兩省侍郎，爲宰相之任。二年六月，蔡京致仕，十一月，太宰余深罷，王黼進位太宰，加少保，遂獨相。累加少傅、少師、太傅，權寵之盛，亞於蔡京。北盟會編卷三一：

王黼者，開封人也。舊名甫，及顯貴，上以其姓名與東漢宦者同，詔易名黼。黼事宦者梁師成爲父，與折簡，必呼之爲恩府先生。上方躬攬權綱，故每謂羣臣多出宰相門人，如黼獨首出於門下。黼每進見，上爲前席，論外事動移時。專事險險，能先事中意，遂除左丞，遷中書侍郎，乃有大用意，時政和八年也。黼面潔白若美婦人，而目睛鬚髮盡金黃，且豺聲。未久拜相，委聽愈專。當是時，宦者梁師成從中秉相權，故使黼表裏，一旦恩數餼物，有踰于蔡京矣。黼又同蔡攸每罷朝出省，時時乘宮中小輿，召入禁中爲談笑，或塗抹粉墨作優戲，多道市井淫言嫖語以媚惑上。時因謔浪中以譖人，輒無不中。

## 又引中興姓氏姦邪錄：

王黼字將明，開封人也。崇寧二年登進士第，蔡京喜之，累擢爲翰林學士。厚結內侍，梁師成輩多薦引之者。政和七年，除尙書右丞按當作左丞，東都事略卷一〇六王黼傳亦作左丞，八年，除中書侍郎。宣和初，師成薦爲少宰。唯諂事師成，凡事行其意而已。每入禁中，爲柔曼之容，效俳優譚話以悅上意。

王黼既獨相，乃陽順民心，悉反蔡京所爲而陰爲奸邪。王黼有賜第在相國寺東，又賜第於城西竹竿巷，多蓄侍妾，窮極奢侈。北盟會編卷三一引朱勝非秀水閑居錄：

王黼作相，初賜第相國寺東，又賜第城西竹竿巷，窮極華侈。累奇石爲山，高十餘丈。便作二十餘處。種種不同。如螺鈿閣子，卽梁柱、門牕、什器皆螺鈿也。琴光、漆花、羅木、雕花、碾玉之類悉如此。第之西號西村，以巧石作山徑，詰

屈往返數百步，間以竹籬茅舍爲村落之狀。黼侍妾甚衆，有官封者十八人，八夫人、十宜人。

## 清波別志卷下：

王黼居相位，當全盛時，又寵幸一時，故窮極富貴。於寢室置一榻，用金玉爲屏，翠綺爲帳，圍以小榻數十，擇美姬處之，名曰擁帳。

童貫與蔡京、王黼朋比。蔡京之得君，實童貫所引進。**宋史蔡京傳：**

徽宗即位，提舉洞霄宮，居杭州。童貫以供奉官詣三吳訪書畫奇巧，留杭累月。京與遊，不舍晝夜，凡所畫屏障扇帶之屬，貫日以達禁中，且附語言論奏至帝所，由是帝屬意京。

及蔡京爲相，童貫復承蔡京意率諸閹興築延福宮、景龍江以邀寵，總名曰艮嶽。貫由是亦藉蔡京爲援，累官太師，領樞密院事。**北盟會編卷五二：**

政和初，童貫承蔡京意，大啓苑囿以娛樂導上爲遊幸之事。貫率楊戩、賈詳、藍從熙、和詵共五大閹，徙大內之外諸庫，遷二僧寺，徙兩軍營，而改築延福宮。五閹各有分地，自爲制度，務尚華侈，不相沿襲。樓殿相望，築山引水，草木怪石，巖壑幽勝。又跨舊城取濠外池作景龍江、芙蓉城、蓬壺閣、擷芳園、曲江池，各有複道以通宮禁。又爲鹿砦、鶴莊、文禽、孔翠諸柵，多聚遠方珍怪蹄尾，動數千以實之。又效江浙爲白屋村居、野店酒肆，青帘其間。又寶籙宮中山地皆包平地，環以嘉木清流，列諸館舍臺閣，多以美材爲楹棟，不施五采，有自然之勝。上下並立亭宇，不可勝數，總名曰艮嶽。百歲寓翁楓憲小牘卷上：「山在國之艮位，故名艮嶽。」，後又曰壽嶽。門號華陽楓憲小牘卷上：「嶽之正門名曰華陽，故亦號華陽宮。」，自華陽門入，兩旁有丹荔枝八十株。大石曰「神運昭功」者立其中。張邦基墨莊漫錄卷二：「宣和癸卯，朱勳採石太湖龜山，得一石，長四丈有奇，廣得其半。玲瓏嵌空，竅凡千百，非雕刻所能成也。宸翰賜名『神運昭功數慶萬年之峯』，時人莫不日擊。」，旁有兩檜。一夭矯者名曰「朝日升龍之檜」，一偃蹇者名曰「臥雲伏龍之檜」，皆以玉牌填金字書之。楓憲小牘卷上：「徽宗御題云：『拔翠棋樹林，雙檜植靈囿。上梢蟠木枝，下拂龍鬚茂。撐擎天半分，連卷虹南負。爲棟復爲梁，夾輔我皇構。』」巖曰「玉京獨秀太平巖」，峯曰「卿雲萬態奇峯」。又有絳霄樓，金碧相間，勢極高峻，聳在雲表。盡工藝之巧，無以出此。宣和間，都下秋風夜靜，禽獸之音四徹，宛若深山大澤陂野之間，識者以爲不祥也。

童貫既貴而驕，威福自恣，不恤將士。其家林園池沼之勝，甲於京師。**北盟會編卷五二引中興姓氏姦邪錄：**

貫已貴而驕，不恤將士，賞罰不明，紀律尤亂。僕役皆爲顯官，胥吏李宗振、門客范訥皆節度使。其家園林池沼甲於京師，金玉數十萬計，服食無異御府，故天

下怨之。

梁師成較童貫後起。童貫貴顯時，師成猶爲小璫。然師成能任數，性又慎密，初爲徽宗宣傳意旨，遂膺親任。政和間，貫與他巨璫於外起艮嶽，徽宗以師成主文書，遂陰奪宰相之權。王黼父事之，權勢之盛，一時無比。北盟會編卷三二：

梁師成始以小璫親文墨得侍上。師成能任數，且謹密，主傳道上旨，遂親信。初佐賈詳爲書藝局，詳死，故師成專以奇巧始得君。政和間，已陰主上文書，遂行宰相事，俾王黼在外表裏之，內務關決。上微宿于外，則師成入處殿中，因擇能文筆吏隸其下，凡御筆號令批答，率命其徒以自代。後來宰相執政至于侍從，多其門生，王黼父事焉。

同卷靖康元年正月三十日丙申太學生陳東上書：

臣每聞縉紳之言曰：「師成爲人，真是儉佞。自其容貌觀之，似不能言者，而稽察其衷，陰險禍賊，最爲可畏。」盜我儒名，外示廉靖，其實招權怙勢，侵我紀綱。上皇每進用一宰相大臣以及侍從之官，師成必收其功以歸諸己。故宰相大臣秉持國政，必唯師成之命是從。王黼事之，不啻父兄，蔡京父子，趨事不暇。師成氣餒，傾聳朝路，賢士大夫莫敢側目。師成平日受四方監司郡守以下餽賂，不計其數。京師土木之工，窮奢極侈，往往師成實董其事。因偷盜官錢，不知紀極。不察其所爲而感其足恭作僞，必以爲真能廉靖者，此所謂以直濟佞，以廉濟貧，大佞似聖，大詐似忠者也。臣又聞師成在內朝，善觀上意所向，隨向隨轉，每以其性取之。因緣爲姦，竊弄威福，陽奪人主之柄，正如美酒好色，浸淫害人而人常耽嗜無厭，不覺遭其毒手也。

徽宗好花石，蔡京爲相，始取浙中珍木異本以進，然其初每歲不過三數品。政和中，童貫置應奉局於平江，引朱勔任其事，廣取兩浙奇石異卉入京，綱運相屬，所載動輒數百舟，號花石綱。深山幽谷，搜剔殆徧，驅督力役，程限慘刻，吏得因緣爲奸邪，民間大擾。東都事略卷一〇六朱勔傳：

朱勔，平江人也，父冲。始，蔡京居錢塘，過吳，欲建經藏於梵室，聞冲有幹決，呼誘之，才二月而成，京陰器其能。及召還，冲謁道左，丐以勔從行。是時徽宗頗垂意花石，於是薦之，命以官，令語其父密取浙中珍異以進。其初才致黃楊三四本，徽宗已嘉之。後歲歲稍增加，然不過二三貢，貢不過五七品。童貫握兵，京以勔託，使階邊功以升。貫見之喜，始廣供備以媚上。舟艦相繼，號花石綱。凡延福宮、艮嶽諸山皆仰之，一時應奉，天下皆不及也。累遷合州防禦使，提舉惠民河公事，專置應奉局於平江。指內帑爲囊中物，每一發取輒數十百萬，而所貢之物，豪奪漁取，毛髮不償。諸民搜巖剔藪，幽隱不置。一花一木，曾經黃



封，護視不謹，則加大不恭罪。人有嘉木奇卉者，指爲不祥，惟恐芟去之不速。民一與此役，中人之家悉破產，至賣鬻妻子以供其須。斲山輦石，程督慘峭。雖江湖不測之淵，力不可致者，百計出之，至名曰神運。遏截諸道綱運，旁羅賈舟，揭所貢暴其上。連檣接櫓，日夜不絕。篙工柁師，陵轢郡縣，人以目相謂，不敢誰何。

## 方勺青溪寇軌：

童貫引吳人朱勳進花石媚上，上心既侈，歲加增焉。舳艫相銜於淮汴，號花石綱。至截諸道糧餉綱，旁羅商舟，揭所貢暴其上。篙師柁工，倚勢貪橫，凌轢州縣，道路以目。其尤重者，漕河莫能運，則取道於海。每遇風濤，則人船皆沒，枉死無筭。江南數十郡，深山幽谷，搜剔殆徧。或有奇石在江湖不測之淵，百計取之，必得乃止。程限慘刻，無間寒暑。士庶之家，一石一木稍堪玩者，卽領健卒直入其家，用黃帕覆之，指爲御物。又不卽取，因使護視，微不謹，則重譴隨之。及啓行，必發屋徹牆以出。由是人有一物小異，共指爲不祥，唯恐芟夷之不速。民預是役者，多鬻田宅子女以供其須。

徽宗末年，政治敗壞，民變屢起，其尤著者有宋江及方臘之亂。

宋江起河朔，創亂於宣和二年二月，初起時僅三十六人，縱橫河淮之間。宣和三年五月，宋江率其衆剽掠海州，爲徽猷閣待制知海州張叔夜所擊降。

方臘，睦州青溪人。青溪谿洞幽險，有漆楮林木之饒。時蘇杭置造作局，歲下州縣徵漆，酷取無度。宣和二年十月，方臘因民怨作亂，以誅朱勳爲名。浙人方苦於花石綱之擾，所在響應，數日之間，衆至十萬，攻陷睦、婺、歙、衢等州，北入杭州，進陷無爲軍、壽州，四方大震。朝廷以童貫爲江淮荆浙宣撫使，率諸軍二十餘萬討之，方臘敗走谿洞。宣和三年五月，爲宋軍所擒，宣和四年三月，方臘餘黨迸散者悉爲宋軍所破，其亂悉平。計方臘之亂，凡破七州軍五十餘縣，所戕人命數百萬，江南爲之凋瘵。方臘事詳青溪寇軌，又見獨醒雜志卷七

## 北 宋 之 亡

徽宗略與遼天祚帝同時。政和元年，宋遣鄭允中、童貫使遼，燕人馬植見童貫於途中，獻策聯結遼東北鄙屬部女真以伐遼。童貫攜馬植俱歸，奏上其事，徽宗納之，賜馬植姓名趙良嗣。

政和五年，女真完顏部酋阿骨打稱帝，建國號曰金，是爲金太祖，屢敗遼軍。宋遣趙良嗣往復使金，與金聯盟。宣和二年，宋金定議二國同時出兵，宋攻關南，金攻關外，滅遼後以關南漢地歸宋，不可違約，違約則難依已許之約。

宣和四年，金攻拔遼之中京及西京，遼天祚帝避兵入夾山。遼將耶律大石、蕭幹立天祚帝從叔耶律淳於燕京，遣使使宋告即位，許除歲幣，約共禦金，宋不許。宋集大軍十五萬於北邊，以太師領樞密院事童貫爲陝西河東河北路宣撫使，少保蔡攸副之，欲伺機伐遼。童貫以保靜軍節度使涇原經略安撫使种師道爲都統制，盡護諸將。五月，宋軍分二道並出，一出白溝，种師道將之；一出范村，辛興宗將之。既而白溝之軍爲耶律大石所敗。范村之軍爲蕭幹所敗，宋軍退駐雄州。會耶律淳殂，淳妃蕭氏權主軍國事，號皇太妃。七月，徽宗復詔童貫、蔡攸進兵，遼涿州留守郭藥師、知易州高鳳以涿、易二州降，蕭后亦遣使奉表納款。徽宗大喜，詔以幽州爲燕山府，合薊、涿、檀、易、景、平、營等州爲燕山府路，以雲州爲雲中府，合媯、儒、應、寰、朔、蔚、奉聖、歸化等州爲雲中府路。實則除涿、易二州外，餘州宋皆未能有，但立虛名而已。

宋欲乘遼之衰伐之，以河陽三城節度使劉延慶代种師道爲都統制，復議進兵。是年十月，延慶總兵二十萬以伐遼。延慶自雄州進兵至新城，遣郭藥師率軍間道襲燕京，破其城，蕭后入子城拒守，藥師俟援兵不至，遂敗退。延慶進兵至盧溝河，去燕京城二十里，爲蕭幹所襲，復聞藥師兵敗，大恐，燒營而遁，遂大潰。遼軍追至白溝，宋軍復戰敗，自相蹈藉而死者無數，軍資委棄滿野，自熙寧、元豐以來蓄積，喪失幾盡。北盟會編卷十一：

是日宣和四年十月二十九日，盧溝河四野火發，延慶與光國、光世二人皆延慶子以爲敵至，燒營而奔。諸軍雜遯，擾攘散走，自相踐蹂，奔墜崖澗者莫知其數，捐棄一切軍須之計，相繼百餘里。將曉，賊覺，逕尾吾後，轉戰至白溝河，與常勝軍常勝軍，遼軍號，初曰怨軍，欲令殺金人報怨，後改曰常勝軍高望接戰，又大敗，自熙寧以來所蓄軍實盡矣。燕人作歌及賦以誚延慶，傳笑虜中。

又卷十二引蔡條北征紀實：

劉延慶者，夙爲陝西名將，童貫忌其才，素不善也。累得節度使，上深眷遇。二帥童貫、蔡攸既不納蕭后降，乃令延慶將兵出界，正兵十五萬東都事略卷一二童貫傳作二十萬，夫役不在數也。時藥師既以涿州降，涿州之良鄉縣亦皆屬我。於是延慶出界，自涿州至良鄉，唯日行三十里，住卽立寨，開濠塹，迨至曉復行，燕人皆笑之。未至良鄉，已爲虜騎所撓。自良鄉又行二驛抵盧溝河駐軍，四軍大王蕭幹者亦於盧溝夾河對壘，日遣騎渡河，或擊其前，或擊其後，左右受敵。或三五十騎至千百騎渡河邀我餉道，我師病之，不能進矣。嘗縱兵犯中軍，幾至延慶帳下，僅能禦退，多所殺傷，延慶懾焉。翌日，四軍使虜騎皆乘我馬，朱甲耀日於盧溝之上。於是延慶心動，且以餉道不繼，乃申二帥乞那回軍馬。得報，遂焚輜重而退，衆軍大潰。四軍者尚不知所以，是夕，隔河但見火光火起，虜遂亦走。久之，

乃知我師自潰，方遣兵來追。先是延慶初行至盧溝也，每下寨，但開前一門，故皆止有向北門而已。及其夜走，天始曉，至舊寨，與諸將稍歇，復由寨門將出，適逢虜追騎至，因復入門。當時立寨既固，又無他門可出，遂大窘。諸將自毀垣界，得通馬踰垣而走，不勝狼狽，延慶幾不得脫。盧溝大寨金銀不可勝計，又雖道路每寨有銀絹一二十萬，是時竭國力爲之，一旦皆爲虜人所得。

童貫既再敗於遼軍，遣使請金出師攻燕。十二月，金太祖率軍自居庸關入，蕭后留宰相左企弓守燕，自與耶律大石率契丹奔夾山，蕭幹率奚、勃海諸軍入奚，金人遂入燕。金太祖以宋軍不能如約夾攻，不依原約。宣和五年春，宋復遣趙良嗣與金另立新約。宋以輸遼歲幣銀絹五十萬兩匹與金，另歲輸燕京代稅錢一百萬緡，宋除已得涿、易二州外，金以燕京及檀、順、薊、景四州歸宋。

盧溝之役影響宋之國運者甚大。宋金聯盟之初，金以宋大國，頗重之。及盧溝之役，以全盛之宋而爲殘遼所敗，由是爲金人所輕，而有謀宋之心矣。是年四月，金太祖自居庸出關，改平州爲南京，以遼降將張覺爲留守，命粘罕駐兵雲中。宋軍入燕，然燕之子女玉帛盡爲金人取去，宋所得唯空城而已。北盟會編卷一六引北征紀實：

宣和五年夏四月，金酋告還，令我師交割。二帥始以兵入之，號曰交割燕山府，後曰撫定燕山，然所至皆空城而已。人物既寡，城櫓又悉毀，皆所以困我，仍不與我營平等，扼我之咽喉爾。營、平者，當榆關路，地平無山川之阻，非若古北口、居庸關之比，且近女真，故識者知其用心矣。

是年六月，張覺以平州附宋。八月，金太祖殂，弟太宗立。宋貪得平州，納張覺之降，以爲世襲平州節度使，遣其弟齋詔敕誥封賜之，又命燕山宣撫司輸銀絹數萬兩往張覺軍。張覺出迎，金將幹離不率千騎襲之，張覺不及入城，遂奔燕京。金人破平州，索張覺不得，移牒燕山宣撫司，責宋誘納叛亡，宋命宣撫司斬張覺與金。於是遼降臣多勸金太宗伐宋，謂宋軍怯弱，師不必衆，可一舉而下，金太宗然之。

宣和七年十月，金太宗下詔伐宋，以皇弟斜也兼領都元帥，粘罕爲左副元帥，幹離不爲右副元帥。粘罕將西路兵，自雲州取太原，南下洛陽，東向與東路軍會攻汴京。幹離不將東路軍自平州入燕山，取道鎮、定南下攻汴京。十二月，粘罕引兵下朔、忻二州，阻於太原。幹離不以是年十一月陷檀、薊二州。十二月，攻陷燕山府及所屬州縣，懸師深入，越中山政和三年，升定州爲中山府，南趨汴京，朝野大震。徽宗下哀痛之詔，禪位於欽宗，自稱道君太上皇帝，幸鎮江政和三年，升潤州爲鎮江府避兵。

靖康元年正月，幹離不軍渡河圍汴。金兵未渡河時，朝議欲奉欽宗幸襄、鄧，兵部侍郎李綱力主堅守。欽宗從其議，擢李綱爲尚書右丞、親征行營使，改授御營京城四壁守禦使。命知樞密院事李稅至金軍前議和。幹離不欲宋割讓太原、中山、河間大觀三年，

升瀛州爲河間府三鎮 太原河東節度、中山定武軍節度、河間瀛海軍節度，故曰三鎮 於金，並以親王宰相爲質，始許和。汴京城廣，周圍八十里 北盟會編卷三〇靖康元年正月种師道言：「京城周圍八十里。」又卷一〇〇鄧肅靖康行：「帝城周遭八十里。」，垣高而堅，金軍圍汴者僅六萬人，而宋諸道勤王之師雲集汴京城外者號稱二十萬，金軍兵勢孤危，以故朝議猶豫不決。

欽宗以种師道爲簽書樞密院事，充河北河東京畿宣撫使，姚平仲爲宣撫司都統制，四方勤王之師並隸宣撫司。二月初一日，平仲率步騎七千劫金人寨，中伏大敗，平仲畏罪亡去。欽宗大懼，罷師道及李綱，以宇文虛中爲簽書樞密院事，持報書使金軍前議和，下詔割三鎮與金，以太宰張邦昌及肅王樞爲質，金兵乃退。是役金兵以靖康元年正月圍汴，二月十日退兵，京城被圍凡三十三日。

劫寨之議，姚平仲發之，李綱贊成之，兵未出而金人已前知，遂至敗績。北盟會編卷三四引宣和錄：

初，种師道爲宣撫使，李綱爲親征行營使 按李綱時爲御營京城四壁守禦使。姚平仲謀劫寨，數日前行路皆知之，虜先爲備。一日出師，以爲功在頃刻矣，行營司屬官方會封邱門草露布，忽報失利。上震驚，於是罷綱權，並解其職，道亦罷宣撫使，復議講和。

卷六〇引折彥質种師道行狀：

山西望族唯种與姚，而二家子弟每不相下。師中師道弟時爲秦鳳帥秦鳳經略安撫使，平仲之父古爲熙河帥熙河經略安撫使，皆以兵入援。兵之次舍，熙河兵尚未至。平仲恐功名之會獨歸於种氏也，心忌之，乃以士不得速戰有怨言達於上。公置司都城西驛而平仲駐兵於金明池，因授密旨，城外兵馬緩急盡聽平仲節制，而劫寨之策遂行。上一日遣使者五輩促公戰，公因奏曰：「陛下先以議和，又遣親王、宰相爲質，又敕言戰者族。今戰，勝敗未可知也，他日諸公必以臣爲說，願詔執政大臣熟議可否。」乃召李邦彥、李綱及知樞密院事吳敏同對於福寧殿，亦命姚平仲入。邦彥等以爲可擊，無異詞。上問兵期，公請過春分節。是時相去七八日，上以爲緩。公平日未嘗徇日者之論，蓋欲俟師中兵至以付之耳。平仲探知其意，急欲成功，後數日，用兵不利。

卷六二靖康元年十一月七日戊辰中書舍人孫覿乞棄三鎮割子：

方強胡怙衆，昧死一來，仰見中國之甚大，四方勤王之師日至，將相持重，嚴兵固壘，斷抄掠之路，不出一技，示以形勢，俾莫我測而與之講和，可以萬全矣。何行營大臣，狂謀繆算，出於劫寨，一敗塗地，傳笑四方，而後強胡輕視朝廷，便欲割三關 謂河間、中山、太原以要吾君。今之三關，河朔重地，舉而獻之，則京師失藩籬之衛，陛下不得一日高枕而臥矣。狂生劫寨，誤國至此，豈不痛哉。

同卷引孫覿論太學生伏闕割子：



忽傳李綱劫寨之敗，上驚朝廷，下駭羣情。綱本書生，素不知兵，以帷幄之臣，行穿窬之謀，以王者之師，為攻劫之計。藉令出於虜人不意，偶獲小利，猶為怨敵以誤朝廷。而狂率無謀，漏言於旬月之先，提數千兵以入空寨。虜圍四合，盡驅而納之隍中，無一免者。宗廟所在，而僥倖於一擲，滔天之罪，車裂以徇，死有餘誅。

然則平仲劫寨，李綱實主其謀。宋人好以成敗論事，故孫觀以穿窬譏之。

當李綱及師道罷時，太學生陳東等伏闕上書，請復用李綱及師道，軍民不期而集者數十萬人，於是李綱及師道皆起復。金兵既退，欽宗悔割三鎮，以李綱知樞密院事。御史中丞許翰同知樞密院事，師道以同知樞密院事充河北河東宣撫使，熙河路經略安撫使姚古為河東路制置使，將兵援太原，秦鳳路經略安撫使种師中為河北路制置副使，將兵援中山、河間。師中師次眞定慶曆八年，以鎮州為眞定府，許翰屢檄師中出河東會姚古之軍救太原。靖康元年五月，師中將兵九萬自眞定出平定軍，進抵胡林，去榆次三十里，為金兵所乘，宋軍大潰，師中戰死。姚古自河東將兵六萬出威勝軍，與金軍戰於盤陀，宋軍復潰，姚古遁去。宋復以綱代師道為宣撫使，出屯懷州，命劉韜、王淵出平定軍，解濟、折彥質出威勝軍，張灝、折可求出汾州，凡三路兵以援太原。既而三路兵皆潰，九月，太原失守。李綱將士多叛去，金人乘之，李綱敗還。欽宗黜李綱，並罷許翰，十月，復以師道巡邊。師道至懷州，疾甚，召還京師而卒。

北盟會編卷六○靖康元年十月二十九日辛酉：「太尉鎮洮軍節度使同知樞密院事种師道卒。師道以同知樞密院事巡邊至懷州，遇疾，奏利害於朝曰：『金人頃邀金幣，安然北去，今若復來，是必集諸國大舉，鋒銳不可當。臣前計不聽，青、滄、衛、滑既不宿兵，無藩籬之助。欲乞大駕幸長安以避其鋒。至於守禦攻戰，實在將帥，戰鬥事非萬乘所宜任也。』詔師道赴闕計事，還都而卒。」

靖康元年三月，徽宗自鎮江還次南都 應天府，四月，還至汴京。金太宗以宋悔割三鎮，復令粘罕、幹離不南侵。八月，幹離不將東路軍自燕京南下，十一月渡河，汴京戒嚴。幹離不分兵於汴京四圍以遏宋軍，由是勤王之師不能至。粘罕於九月攻陷太原，十一月，南陷澤州、懷州，渡黃河。是月三十日，粘罕、幹離不二軍會師圍汴。粘罕屯青城 青城，宋祭天齋宮也，在汴江南薰門外，幹離不屯劉家寺。

欽宗初即位，用宰相何栗議，置四總管以總諸道兵。以知大名府兼領北道總管，知河南府兼領西道總管，知應天府兼領東道總管，知鄧州兼領南道總管。太原、眞定既陷，同知樞密院事种師道檄南道總管司及陝西制置司勤王兵入京。南道總管張叔夜、陝西制置使錢蓋各率兵十餘萬赴闕，兵未至而師道卒，朝議復欲講和，飛檄止之，令分屯諸州。迨汴京合圍，復召諸道兵，而兵分倉卒不能合，惟叔夜募兵得一萬三千人，北道副總管王瓚以兵八千，轉戰入京，餘路兵為金軍所遏，竟無至者。

時京師宿衛不滿十萬北盟會編卷六六靖康元年閏十一月四日乙未：「時京師兵不滿十萬，而勤王之師迄



無至者。」。拱聖軍副都頭郭京自言能擲豆爲兵，且能隱形。殿前都指揮使王宗濋驕慢無識，薦京可以成大功，宰相何臬及諸大臣亦幸其術可用，以郭京爲統制，給以錢絹，令自募兵，號六甲正兵，於是市井僥倖之徒爭獻策略言兵機得自募兵爲其將者甚衆。北盟會編卷六五靖康元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丁亥：

拱聖副都頭郭京自云可以擲豆爲兵，且能隱形。今用六甲法，正兵得七千七百七十七人，可以破敵。臨敵正兵不動，神兵爲用，所向無前。殿帥王宗濋驕慢無識，聞而異之，薦京可以成大功。是時唐恪爲宰相，見京而折之曰：「老兵兒戲，果能了否？」京不能答。羣臣議論不一。數日，恪罷，何臬爲宰相，與孫傳諸大臣亦幸其術之可用。孫傳時同知樞密院事，乃以錢絹數萬令京自招兵於市。旬日之間，數足，皆遊手不逞之徒。京自副都頭授武略大夫兗州刺史，統制六甲正兵，屯於天清寺，以六甲正兵標於大旗。有薄堅者，能用桿棒，在街頭作場，京收以爲教頭。京城居人，不論貴賤老幼，無不喜躍，皆以爲天降神人佑助滅寇。有識者哂之，爲之寒心。又有還俗僧傳致臨者，謂之傳先生，獻策略，自言能退敵，願得募兵，朝廷從之。賣藥之劉宋傑及商賈伎術言兵機退敵募兵而身爲其將者甚衆。

閏十一月二十五日，京師大雪，金人乘勢攻城，城遂陷。自十一月三十日金軍合圍，至是凡守禦二十六日。北盟會編卷六九靖康元年閏十一月二十五日丙辰：

是日大雪，粘罕謂其下曰：「雪勢如此，如添二十萬新兵。」金人乘大雪攻城益急，再以對樓三坐而至，矢石愈倍。詔令班直悉上城，城上虛棚人物戈戟如織。乙卯，城下殺金人三千餘人，方經宿，金人皆藏其屍骸，而城上矢石殺傷者三百餘人，猶伏屍城上，破腦貫骨，橫臥血中，士卒見之心懼而有退怯意。賊來攻，宇字樓皆摧毀，處置未成，撞竿未備，賊遂登城，繼而東水門之南亦破。先是郭京領六甲正兵七千七百七十七人，屯於天清寺。時何臬募奇兵五千，併屬於京。京耀兵於市，鬼顏異服。其所招募，不問武藝，但擇其年命合六甲法，又相視其面目以爲去取。京嘗曰：「非朝廷危急，吾師不出。」賊兵攻圍甚急，或告之，京但笑而已，云擇日出師，便可致太平，直抵陰山而止。其所招軍但欲斫首，不必戰也。嘗上言請檻車數十乘，欲出城檻致粘罕。其自信妄誕如此，識者危之，爲之寒心，知其必誤國也。是日，圍城甚急，人告之出兵。京於是乃登城，樹旗繪天王像，曰天王旗，每壁三面，按五方，指示衆曰：「是可令虜落膽矣。」人亦莫測。大啓宣化門出戰，城中士庶延頸企踵於門立俟捷報者幾千萬人。初，賊攻陳州門外，京自內出，正當其鋒。賊兵分四翼鼓噪而進，我軍方踰濠，虜二百餘騎突之，衝斷前軍，一掃而盡。居後者盡墜護城濠，弔橋已爲積尸所壓，不可拽矣。蹂踐殆盡，哀號之聲，所不忍聞。賊因趨門，京見事去，卽下城引餘兵南

遁。城門急閉，鐵衣沿城而上。已而金人數人登城，班直與官軍雖排布如織，無一人死敵，皆下城遁走，金人登城者踵至。主管侍衛馬軍司郭仲荀守南壁，遂閉南門，擁兵將上城，金人矢下如雨，竟不能登，遂退走。京城大而斥堠音問不相接，妄傳言語不可禁。妄相鼓倡，棄甲倒戈，狼藉道路，民人奔走，莫知所向。亂兵殺太尉姚友仲及統制官數人，其餘官屬被殺不可勝計。金人先縱火焚諸樓櫓及陳州門、東水門，火光亙天，照城中盡赤。軍兵輩乘時刼掠，橫屍滿道。是夜火光達旦不滅，雪深數尺，哭泣之聲，震動天地。然金人皆未嘗下城，而刼掠者皆潰散軍兵也。

## 同卷引靖康小雅：

郭京妄言有神術可決勝，前騎方越濠，鐵騎蹂踐，死者如邱壠，而城上守禦之人，見之膽落，自是不復有鬥志矣。京既敗，遂復闔城圍，賊攻城，并兩軍之士攀緣而上，衛士先遁，衆軍駭散，城遂不守。

金人克汴後，搜括城中財物少女幾盡，男女被驅北去者十餘萬人。金人既歸，營中遺留圖籍，狼藉遍地，踐之如糞土。百餘年府庫蓄積，一旦掃地無遺。